

粵

清

西

汪

叢

森

載

編

第三冊

進步書
局校印

新
知
書
局

PDG

粵西叢載卷八

清 汪森編

總督兩廣軍務

有詳文載中名宦傳者不備錄須參看又王世貞總督攷亦在文載中

王翱

景泰三年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翱總督兩廣軍務時南蠻寇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毅觀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稽李崇不相統賊益熾于謙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左都御史王翱乞用一人上命翱往

蠻尋平

國朝典彙下同

按兩廣地勢接連休戚相關故景泰元年廣東黃蕭養之變廣西曾動調官軍一萬之上前來策應及景泰三年廣西有韋萬秀之變總兵武毅節奏協濟而廣東副總兵董興不調兵應援彼此猜忌事多牽制及寇賊擾攘而鎮將官互相觀望不即勦捕朝廷更置其將簡翱總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悉聽節制凡事得便宜而行於是事權歸一而提督之任遂為東南總鎮矣

馬昂

汪霖也。是年六月。雍等會南京。或曰。方今兩廣殘破。盜賊蜂起。譬之烈火燎原。無復緩急。宜分兵一由庾嶺入廣東。一由湖廣入廣西。隨在撲之。俟其團結。乃可圖爾。雍曰。不然。兵法有云。萃於中。堅先其難之謂也。大藤峽為廣西腹心之患。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必擁而漫流。流賊愈多。而州縣愈破。諺所謂救火而噓之也。莫若併力西向。擣其心腹。元惡既擒。餘必投刃而解矣。諸將曰。然。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七月。至全州。會陽峒。西延苗賊為梗。出偏師擊滅之。戮失機指揮李英等四人。軍威大振。九月。至桂林。議曰。修仁荔浦。峽賊之羽翼也。不剪則心腹之患難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一十六萬人。五路並進。先破修仁。窮追至力山。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十月。至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峽天險。密菁重嶺。三時瘴瘴。某等生長一方。莫得要領。今兵威久振。賊備益堅。莫若屯兵四圍。且耕且守。以待其斃。雍曰。不然。峽山遼闊。岐路分披。輪困六百里間。安可圖也。且屯兵日久。彼銳我衰。睥睨之奸。患起衝突。法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乘勝之謂也。令我軍新破府江。勇氣百倍。峽賊聞之。亦已褫魄。不若因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六萬八千人。為右軍。總兵歐信。參將孫麒。高。端。都指揮夏正。葛宗廢。指揮王英等將之。自象州武宣。分為五道。

攻其北以九萬二千人為左軍以都指揮白金楊瑛張剛王紀彭倫夏鑑柴正指揮唐雄等將之由桂平平南分為八道攻其南以左參將孫震指揮程文昌千戶李慶等巡守左江及結五屯截其奔路雍興輔和開府高振嶺以督諸軍令信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崖令正曰林峒沙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受命乃十二月之朔諸軍並發腹背夾攻連破石門道袍屋厦柴荆竹踏良腦古營牛腸大岵等寨賊皆遁入桂州橫石寺塘九層樓據險立柵以抗雍麾死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齊登發火箭焚其營柵而正又自林峒來援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望風皆散先是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崖諸蠻蟻渡故曰大藤峽至是斬之改名斷藤峽遂以明年正月班師於是奏設巡檢司千戶所詔如雍議

雷禮

平蠻碑云公奉命以討有罪一以仁義誠信宅心師至之始即律之曰夫兵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苟非以順而動不可也若等勿盡劉無辜勿濫容首惡勿遏彼之來降勿爽我之號令斯事濟矣眾咸曰諾於是發偏師先征荔浦修仁西延陽峒然後移兵斷藤橫石等八百餘寨所過之地如振稿如破竹自成化乙酉冬十一月

至丙戌春正月凡五征不克者一舉而平之。

又云。取勝之師。必在於速戰。乃授官軍。面授方略。水陸並進。是歲七月。一戰而克。遂以七軍之在行者。分為五路。八月進全州興安。凡若干戰。賊大敗。九月。又往廣西。五路發兵。進討荔浦修仁。十一月。師至大藤峽。又釐為二十五哨。固守衝要。四面夾攻。賊預備險阻。牢不可破。以滾石檣木長鎗毒矢。抗敵公忿然曰。吾受天子重託。生靈命脈。在此一舉。事若少緩。則民兵膽喪。鉅萬之衆。肝腦塗地。又曰。文王之師。攻必緩。戰必徐者。欲俟其革心順服而全之也。公復下令。且招且撫。致附者一萬三千。其怙終者。則天誅不可留。乃申嚴號令。以身先之。肆兵前進。萬衆驩呼。聲搖山嶽。一戰而渠魁就縛。羣兇失怙。兔竄狐奔。旬月之間。攻破寨峒五百。乃州治其地。設巡司六。擇其夸心信者數人。授以土官。而約束撫安之。施以實惠。量給以田。使之耕各遂其生。畜德錄云。都御史韓雍。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者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之體。以上俱雷禮

韓中丞兵入大藤。忽青袍方巾數十人。出林中。執香拜伏軍前。問之曰。我等悉良民。

向執公役為賊掠。至官軍累征未嘗深入。無緣殄滅。今公至此。我等必得脫甯陵矣。韓厲聲曰。爾等皆賊。敢敗我邪。悉裸而斬之。果皆短兵。畏於衣。乃盡支解之。隨兵入路。散懸身首於樹。夾道不絕。峽中首聞。驚呼天神至矣。極力拒敵不支。遂平之。祝允明下

同

韓公膽勇絕人。初得賊。斬之。即取其首。傾腦飲之。却命將校飲之。多不能也。又兩司官方集議。兵適引數賊入。公握刀付一布政曰。公可手斬此賊。布政戰縮。公笑曰。公談兵何美。殺一繫囚。猶爾臨陣。當如何。即自持刀連斷數人頭。眾懼有眩者。其他類此甚多。故軍中與賊皆畏之如虎。比聞其死。祠之為神。

韓公雍。總督兩廣軍。中獲一善星象者。懼其妖言惑眾。命斬之。及斬。公試問之曰。斬汝者誰歟。星士曰。緋衣人。公特命劊者。更白衣斬之。以破其言。公謂術斯妄矣。後問諸劊者。乃裴姓也。公愕然。又斬一人。首仆地。其人兩手捧其首。疾趨數步而蹶。侯向野

記

成化四年四月。雍請廣東廣西各設巡撫。從之。五年十一月。設總府於梧州府。總制兩廣地方。時雍以憂去。兩廣賊勢復張。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猶一人之身。今軍政

分而為二。以是賊人寇掠。無任其責者。乞勅大臣總督。如馬昂葉盛韓雍故事。庶事體歸一。巡按御史龔晟亦言。宜立總府於梧州。簡命大臣兼制兩廣。則事統於一。而責有歸。兵部亦言。兩廣互為唇齒。廣東藉廣西之兵力。廣西藉廣東之糧儲。今巡撫等官。名位頡頏。議論之際。甲可乙否。宜如魯等所請。上召兵部會官議。舉起復韓雍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國朝典彙

成化十年二月。鎮守廣西少監黃沁。許奏總督韓雍坐視。瑤賊出沒。隱匿不報。以致斷藤峽賊復嘯聚滋蔓。流劫郡縣。上免雍罪。命致仕。雍在兩廣。威令素行。沁不得恣其欲。布政何宜迂而固。副使張敷貪而暴。不為雍所禮。乃與沁攻許之。及差官枉覈。適委宜敷行勘。竟成其罪。

同上

韓公永熙。作鎮兩廣。時峒蠻方熾。公深追之。斬大藤峽。嶺表悉安。梧州兩廣中界也。公於此開都府。聽治焉。門列畫鼓數十面。每有出入。則搥之。以為節。凡給侍左右。皆三品指使。盡極一時之富貴。其尊嚴擬於王公也。公度量宏大。每賓客過。必有厚贈。軍前取資無算。而士氣懾伏。無敢有不盡力者。諸蠻因是遂屏息不出。至於今。猶公之功也。然公得諉。亦竟坐用侈一事解政。及後代者。至則拘拘繩墨。無復公之洞達。

也。當公之時。廣中兩司。自正使而下交代。皆一至梧州參謁。候於門下。若小吏然。及見則長跪白事。惴惴不敢以方面自居也。及公歸後。凡易四五人。皆不得然矣。惟交代一見為不廢也。則如公之威望。豈可以時輩小節求之乎。楊循吉 蘇談

兩廣二司。初謁總督行跪禮。蓋襄毅之威劫使之。其後迄不能正。嘉靖末。應侍郎檄為總督。此公守常州。遵憲綱不肯跪。御史有山字太守之目。雖見憎白簡。為天下所誦稱。至是人有以風公者。不得已聽之。跪禮遂廢。王世貞 蘇談

先朝之制。惟總兵官列營。始舉炮奏鼓吹。而吾蘇韓襄毅公雍。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開府梧州。最盛。自是三邊宣大之總督。以至內地帶提督者。皆然。同上

朱英

成化十二年三月。命副都御史朱英總督兩廣。兼巡撫兩廣。用兵以來。戎帥喜邀功。每有小寇。輒張大賊勢。覬用兵得成其私。英深知其弊。下令撫綏。猛獪各安生業。約束將士。寇來在守。不許輒進兵。諸峒氓有猖亂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黨。國朝 典彙

成化十四年十二月。兵部尚書余子俊言。兩廣夸民雜處。叛服不常。往緣鎮守巡撫等官。頡頏不一。故設立總督之稱。使上下協和。易於控制。比因朱英與總兵官平鄉

伯陳政爭坐。遂革去總督之稱。竊見英自受任以來。悉心所事。招撫安靜。大有成功。今忽解去總督之柄。恐諸夸輕視。反側復生。且太監顧恒。總兵官陳政。亦皆有功。俱請裁處。上曰。國家懸爵賞以待有功。誠所不吝。但不可以冒濫。朱英顧恒陳政。既有招撫勞效。邊徼靖安。英陞右都御史。仍總督兩廣軍務。恒政各賜金幣。降勅獎勵。同上

宋旻

成化二十年。以大理卿宋旻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旻淳安人。為人厚重。接物詳慎謙抑。在棘寺年久。以仁恕稱。及在兩廣。承韓雍平定後。號稱無事。旻亦以靜謐鎮定之。國朝典彙

屠瀟

弘治元年正月。命右都御史屠瀟總督兩廣。瀟以親老。乞終養。不允。留廣東一年。斬獲猛獍數百。賜綵段銀兩。柳州諸戎軍舊番調風土殊習。比歲死亡過半。乃為區處分守。多所全活。國朝典彙

秦紘

弘治四年正月。安遠侯柳景鎮守兩廣。貪暴不法。總督都御史秦紘具列其狀。劾之。

達景下刑部獄抵法追贓鉅萬褫其爵景求援於壽寧侯內降減其贓且撫他事誣紘以圖報復由是紘亦被逮坐免既而景贓銀追及八百兩詔免其餘刑部尚書彭韶爭之不聽國朝典彙

唐珣

弘治八年以唐珣為右都御史巡撫兩廣時南蠻弗靖珣督兵進勦破村寨崑洞百餘斬獲萬計捷聞賜勅獎勞未幾卒珣華亭人國朝典彙

鄧廷瓚

弘治九年以右都御史鄧廷瓚總督兩廣兩廣自成化初韓雍平寇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廷瓚性不瑣瑣思安靜為治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一二太甚者東西羣蠻作亂者以次討平凡所設施動中機宜國朝典彙

劉大夏

弘治十三年五月起養病戶部侍郎劉大夏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兩廣人士聞其來如嬰兒之望慈母以節愛為心汰冗員省煩費伸軍威平寇盜召為兵部尚書廣東

志通

劉東山公雅晚年肅州之謫。雖事出逆瑾。其實公同年焦閣老芳者為之。公與焦素

無他特忌公名爾。岑猛賂既行。瑾集大臣議欲寘公重辟。諸大臣惴惴不敢吐一語。

獨都御史屠公滂曰。劉大厦此何罪。必欲文致之。當共不應。瑾勃怒。罵屠惡語。汝黨

劉邪。明日大臣以屠議奏。瑾謀於焦。及吏部尚書劉宇。宇又素嫉公者。乃署劉某輕

議。夸人遷徙。與潘尚書蕃俱發遠戍。瑾初擬廣西邊衛。焦曰。是送二人歸也。乃定肅

州。何孟春餘冬序錄

蕭翀

弘治十四年。以右都史蕭翀總督兩廣。招撫古田永福諸盜。誅左州土酋韋廣隆。索

其黨悉寘諸法。列卿紀

熊繡

熊繡字汝明。寧遠人。正德元年。以右都御史總制兩廣。操勵廉潔。嚴番舶抽稅之禁。

密保甲偵探之法。絕中官饋送之例。杜州縣署印之奸。風裁振肅。廣東通志

陳金

正德二年八月。以副都御史陳金總督兩廣。時馬平獍賊猖獗。親統十三萬衆直抵賊巢。平之。省諭古田賊酋歸侵疆。輸賦如他州縣。又斷藤峽賊積久為梗。金諭服之。俾通江路無遏往來。上其事。賜名永通峽。四年春。陞南京戶部尚書。十年十月。又以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總督兩廣軍務。國朝典彙

楊旦

正德十三年。以右都御史楊旦總督兩廣。十五年二月。巡按廣西御史曹珪誣劾旦。時本兵及當國者受岑猛賂。圖復原職。岑璋圖冒趙宗。奪龍州。旦皆執不可。而旦又曾無餽遺於本兵當國者。故喉珪劾之。吏部為之駁白。誣竟不行。尋以母憂去。國朝典彙

姚鏐

正嘉間。田州土官岑猛恃其兵力。陵轢諸峒。總督盛應期請征之。未報。應期去。嘉靖四年。以右都御史姚鏐總督兩廣軍務。鏐征猛。猛為歸順。知州岑璋鴆死。其子邦彥敗死。未幾。土目盧蘇糾思恩。土目王受等。挾猛子武靖。知州邦相反。兩江震動。御史石金誣劾鏐。因上竄謀。上怒。罷鏐去。

嘉靖六年五月。總制兩廣姚鏌罷。召起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守仁疏辭。乞留鏌任。并薦胡世寧李世勛。得旨兩廣多事。方藉卿撫定。紓朕南顧之懷。鏌已致政。卿宜亟往。節制諸調度軍馬。勦賊安民。其毋再諉以負朕望。仍遣官馳傳趣之。國朝典彙

邑父老為余談新建伯王公守仁。平思田時。集兩廣江西湖廣四省兵。駐南寧。公已定議招撫。遣人說盧蘇王受投降。凡數四往諭。方聽命。復生疑沮。公不得已許帶甲來見。既薄城下。復要郡倖為質。且請軍門牙卒。咸易田州人。公又不得已悉許之。首遂擁眾入。甲馬幾填市巷。酋更與其眾約。即事不測。各放炮反。酋既入見。公命發門外杖之百。行杖者皆田人。微示數而已。眾聞杖酋。愕不省何謂。遽鼓噪放砲。砲三蕪不發聲。會聞酋杖亡恙。眾遂定。方鼓噪時。公坐廳事。佯為不聞。惟命牙兵速畢杖。此雖公之雅量鎮物。亦豈非天幸哉。董傳策略趙漫筆下同

韓中丞斷藤峽功偉矣。思田事至煩。姚王兩鉅公。猶未殲其遺孽。然姚之主勦王之。主撫各有攸宜。難以優劣論也。方岑猛悍。鷲日久。即不大創艾。國紀弛矣。猛死實姚功。蘇受直奴儕耳。姚方設計平之。御史石金與姚有隙。遂論奏張大其事。坐姚罪。朝

廷至集四省兵。專起重臣經略。豈不謂猝難圖哉。然王一議撫。二酋遂束手聽命。顧猶遲疑反覆。自相掣肘。其非跋扈材章章明也。王竟不乘兵威。磔二酋。豈慮當時兵連禍結。民不堪命。姑以計散其黨。將復就事。誅之歟。抑策勳既久。重于保成業。與人或憤黠奴之稽誅。且咎王之委曲遷就。然王督贛時。其擒賊帥。咸以計誅。人懷疑懼。亡怪其鎮重就功。及乎臨沒。猶念田州功未竟。王豪英也。非其時。未可曷主撫哉。按韓征藤峽事。出便宜專決。而姚王功未就緒。廷臣猶沮忌之。姚既罷去。王亦以時宰不相能。爵隨沒削。祖宗朝謀國奉公之臣。厥惟艱矣。

王新建既降盧蘇。改田州為田寧府。設置流官。又薦林左轄富可巡撫。張都闡佑可總兵。林號省吾。王講學門人也。論議一與王同。及王沒。林代提督。遂思反。王議以媚時宰。因言田州不必改流。宜降州治。以岑邦相為判官。邦相者。盧蘇所挾以反者也。於是盧蘇益驕橫。竟弑邦相。迄陶潘蔡三提督不能誅。諸土官大憤。提督盛令不行。自林始。今田州思王不殺降。尤德林有再造恩。建祠並祀。以林居左。王假有靈。羞與林伍。享夸食矣。林在鎮贖貨巨萬。而張佑以副總兵鎮田州。亦緣要厚貨。為邦相毒死。方王議招盧蘇時。所愛信指揮王佐門客岑邦高。揣知王無殺蘇意。私索蘇萬金。

蘇由此恚恨自沮。王竟委曲就事。不無稍損威重。夫先正權略似王公者絕少。乃其明猶失之。素所親厚。小人誠難測哉。

姚東泉守代時。尚議徵兵。平思田自贖。因檄三司官計事。時分巡張僉事邦信。素不為姚所重。欲陰沮其策。乃給郵吏發檄東西交竄之。既而三司官以檄誤復請。則緩不及徵兵矣。國家任法馭吏。文移鈎絡牽肘。即未易亂。亦難靖亂。舉事一不相諧。雖幸成功。且猶撓敗。况欲密機指使出敵人。不意哉。

王新建督四省兵。駐南寧。因創敷文書院。日聚幕僚諸生講學。更不議兵事。三司官莫測其意。謂公假此縱敵。將密有指授。或乘間進言曰。招降誠善策。脫有不濟。當云何。公斂容謝曰。嶺徼苦兵久矣。吾實招之。非誘致也。公少年縱橫。翁張至是。亦厭功名。思休輯。厥學真有進哉。一日講良知萬物一體。有問木石無知。體同安在。時湖廣兩宣慰侍列。所部兵頗驕恣。公因荅問者曰。譬如無故壞一木。碎一石。此心惻然。顧惜便見良知同體。及乎私欲錮蔽。雖折人房舍。掘人冢墓。猶恬然不知痛癢。此是失其本心。兩宣慰聞之聳然。

王文成公平田州。勒石于田。復手書于邕管書院之壁。舊以紙格覆之。予初行部至

邕謁公廟貌。未知之也。既而間有問及者。及再往。始得其實。是歲邕州大雨雹。城中屋瓦皆盡。聞書院尚未葺治。杖屨趣往謁。令啓格觀之。見其端勁古峭。絕不作華媚態。而溫潤含蓄之意。自溢於柱掠波磔之表。使人肅然起敬。不敢仰視。不知當日親炙光儀。又當作何狀也。然祠象乃肖先生之容。而成者。予得再瞻禮焉。典刑具在。不可謂不幸矣。聞公書時。掘地使深。以運筆勢。其用心如此。今字畫頗為雨漏所黜。間已有不辨者。予語宣化令孫君宜作一善計。令護持可久。聞蘇子瞻報恩寺僧堂壁書。僧厚衣以紙。故于厲禁之後。得以獨全。予往過東林寺。見先生壁間作。寺僧甚珍護之。客至。輒就指點。此雖有紙格之蔽。顧終歲不啟。與篋中之蠹何別。然蘇壁宣和間。身歸內院。卒變夸鹵。此壁近百年。與先生儀範煥然如在。則先生之威靈自為呵護。無勞神物也。

西事珥下同

王文成平思田事。後多遺議。翁仁夫云。公將薨時。對某言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諒我者。然按公謝恩一疏。極言兵不必用。二豎不足誅。土司不可去。是其畫蚤已先定。故入境即遣人招之。按公以十月至梧。次年七月方抵邕。從容十餘月。蓋以緩其疑也。至則日聚幕僚諸生講學。人謂公假此縱欲。意必密有指授。公謝曰。嶺徼苦兵。

久矣。吾實招之。非誘致也。時蘇受業。已俛首聽命。為小人索賂。遂憤恚。疑沮公不得。不曲意徇所請。二酋終受纒縻。至用其犄角之力。以平藤峽八寨。此一著不幾稱完局哉。公去而繼之者。控馭不盡如策。盧蘇驕縱。弒主稱兵。實張佑開之。制府成之。政以賄行。動皆戲局。遂任其縱橫攫奪。束手而不敢問。則所謂不鞭其後者也。第于時三廣江右之師久集。兵勢張甚。以公之威略乘之。宜其取二酋若狐兔。從後事邇之。謂當日之失誅耳。譬之盜伺于垣。其兄感以恩信。招而入之。因得其死力。圖報。捍逐他盜。兄死而弟處之失宜。盜復為亂。不能禁制。遂追而怨其兄曰。是胡不于當時亟殺之。可無今日之患。又如武侯既薨。南人復反。亦將曰。是胡不于七擒時誅之也。故蘇盧之猖狂。再逞于文成之歿。與孟獲之不反。僅止于武侯之身。是皆不鞭其後者也。

張七澤憲副。言有邊城者。餘姚人。有神力。而貌么瘠。魁悴若不勝衣者。王文成公討思田八寨時。攜之俱西。使人諸峒中。窺動靜形勢。扮一丐者往。猥辱襤褸。峒人不知也。其悉知諸夸出沒。及山川院塞。道路險隘。多出其力。已敘功。文成欲官之。城不願。文成亦謂其福薄。聽之。馮之亦無多取。文成歿。不知所終。

吉水龍光嘗官縣丞其子履祥從文成公游光遂亦執贄焉其人故豪士而機謀迅發九轉不窮貌古鼻多髯頗類文成擒濠時出奇實多田州之役公復檄光以從蘇受方懷疑陰持兩端公遣光以數騎往至則坐胡牀引二首跪前宣諭朝廷德意與軍門寬厚不殺之意辭懇聲厲意態閒暇二酋故物色文成狀貌驚疑謂即公自潛行皆莫測所為遂俯首不敢異議

南安禪室一僧坐化傍有偈云五十七年王守仁啟吾鑰拂吾塵問君欲識前程事開門即是閉門人王伯安平思田八寨後啟此愕然數日卒

赤雅

林富陶諧

嘉靖十一年二月兩廣總督林富再上疏求去是時廣寇未靖上疑富規避下巡按覈狀吏部言富既候勘必俟至遣代恐悞機宜請如成文葉相例預遣官代之乃以提督南贛都御史陶諧為兵部侍郎總督兩廣

國朝典彙

潘旦

嘉靖十五年以兵部侍郎潘旦總督兩廣旦婺源人愷悌寬厚喜怒不形居官持大

潘鑑

嘉靖二十三年二月。以兵部尚書潘鑑總督兩廣。九月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鑑婺源人。儀觀修挺。性夷易。不為危言激論。而耿介壁立。不可干以私。治官如家。恭謹潔白之操。始終一致焉。國朝典彙

張岳

嘉靖二十四年。以副都御史張岳提督兩廣。先是岳曾任廉州知府。漢峒險要。將吏賢否。較然胸中。政尚莊肅。平封川柳賀猛。進右都御史。廣東通志

子母舅胥臺袁公。弱冠擢巍科。讀中秘書。途遇永嘉。不肯避騎。出為兵曹郎。會部中火。永嘉以夙憾。逮舅詔獄論死。永嘉去。改戍。尋起用。稍遷粵西學憲。先是韓襄毅公開府兩廣。潘臬見皆庭參。遂沿為故事。舅至。先令典謁者。稟白。非長揖不可。時蔡半洲為政。怒弗許。舅竟不見而去。世但知舅氏以文章名。而孰知氣節嶙峋。乃爾。故特

著之。伍袁華漫錄 蔡半洲名經 張岳前任

周延

周延字南喬。吉水人。嘉靖二十九年。以兵部侍郎提督兩廣。節冗費。杜倖。二廣又

安廣東通志

應擯

嘉靖三十年。以兵部侍郎應擯。總督兩廣軍務。粵兩司舊見制府。行廷謁禮。公以為非禮。立更之。時桂平諸獍。恣為剽寇。公密委兵備茅坤討賊。出其神謀。盡搗其穴。殲

滅之。陽朔志

吳桂芳

嘉靖四十二年九月。令總督閩廣都御史張臬致仕。陞總理河道副都御史吳桂芳。為兵部右侍郎。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時和平賊李文彪作亂。臬以其地險難用兵。倡議撫之。給事中陳懋。親劾其縱寇殃民。部議亦以臬非軍旅才。乃薦桂芳代之。且言閩廣道里隔遠。不便兼轄。請罷總督。止以提督兼巡撫。上從之。因有是命。國朝典彙

嘉靖四十五年。初兩廣各置巡撫。成化五年。以事體不一。寇盜益擾。更設總督大臣。而罷巡撫。及韓雍督撫開府梧州。居中節制。正德十一年。以體統太重。改為提督。已而惠潮二府。山寇時發。梧州在二千里外。文檄往來。徵調為難。乃以總督撫廣東。而

更設巡撫于廣西。支大綸永

劉燾

隆慶元年以兵部左侍郎劉燾總督兩廣軍務時海寇曾一本倡亂廣閩廷推燾總督給事中鄭大經疏言頃皇上以兩廣用兵特簡劉燾為總督顧今所患不在無燾而在任燾之未至耳臣謹條上六事曰重事權久信任寬文法聽委用廣招徠厚賞格此皆所以委任將帥而責成功也吏部覆謂兩廣經略事宜悉如大經言而廣福接壤為唇齒之地宜令燾兼督福建軍務庶事權歸一易於成功得旨允行

國朝典彙

殷正茂

隆慶三年十一月以江西按察使殷正茂為僉都御史巡撫廣西先是廣西以總督兼巡撫後以廣東未寧而廣西古田之變尋起勢不能專制於是議者皆言宜設專官督理軍餉兵部以為請詔吏部舉堪任者以正茂為之

國朝典彙下同

廣西舊有巡撫沿革不常隆慶元年改總督兩廣兼巡撫廣西地方四年又改總督兩廣兼理糧餉巡撫廣東於廣西另設巡撫萬曆九年仍改總督帶管鹽法

李遵

隆慶四年五月裁革廣東巡撫改兩廣總督為提督兼廣東巡撫先是給事中光懋

言兩廣總督建置已開府蒼梧。坐鎮東西兩省。今更設二撫臣。不惟多官多費。適滋紛擾。而於人情馳騫。事勢牽挽。尤為多端。宜革撫臣。復提督便。御史蘇士潤亦言二粵勢如輔車。總督居中控制。不惟聲援聯絡。且事體歸一。章並下。吏部覆可。故有是命。國朝典彙

郭應聘

萬曆十一年。以右都御史郭應聘總制兩廣。會安南侵下雷歸順土酋界。應聘諭以利害。乃上表請罪。悉還所侵界。作旌廉杜餽。功令頒誡所部。諸將吏廩廩。毋敢操一幣詣制府者。廣東通志

兩廣軍門受司道將領餽遺。其來已久。至殷石汀陳文峰而濫觴極矣。歲可得萬金。迨郭華溪為政。始嚴行禁革。若僅存者。惟初見贄儀。離任別儀。生辰令節。賀儀。然每舉不過費五六金。而又多不受。予任粵中。空手而見。空手而別。生辰令節。惟致空啟而已。同列或尤之。而戴制府不以屑意。待予加厚。未幾。并僅存者亦革之。蓋廓然一

清云。

伍袁萃漫錄

吳文華萬曆十二年由廣西巡撫總督兩廣為治持大體務與民休息嘗作殘墨二戒以訓官屬幕府肅然討平府江懷賀盜人服其威

廣東通志

吳善

吳善字元夫龍溪人萬曆十六年以廣西巡撫晉兵部侍郎總督兩廣下車首禁屠牛賑恤荒歉清虛糧補贖餉廉通賦核僧田凡苛條悉從報罷而責成吏治尤蒸蒸切也故事兵餉歲羨數千隨幕府出入不問銖毫悉登官籍其廉靖如此卒於署士民思其功德請合祀於吳桂芳祠

廣東通志

蕭彥

蕭彥涇縣人萬曆十九年以左副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性廉潔自奉儉約目擊民艱奏請蠲賦而獻梧稅六千以資國計殫慮邊防籌畫周悉卒於官

廣東通志

戴燿

通志燿於萬曆二十六年以兵部侍郎任總督

今人指戴制府燿以為污濫言者實過余與同事未嘗見其苞苴暮夜獨其性寬而無制幕下借為神叢即一遊擊田與其帳下書史相結刺所當用舍即往挾詐又有潘象史輩為內蠹皆歲得鉅萬咸以為制府自潤而制府實不知也獨其好庇鄉人

為郡邑吏者。即為民貌虎。亦曲相引薦。粵人以此甚不服。然非有真貪。如廣西撫臺楊芳。楊芳之貪。即司道將領郡邑兵民。夸飾無所不取。其穢迹罄竹難盡。特善結納。故中朝士常為所愚耳。嘗欲謀兩廣制府。使人宣誘戴公於朝。戴未離粵。而楊已先逝。何益哉。馮時可滇行紀聞

張鏡心

張鏡心。字湛虛。河南磁州人。崇禎十年。總督兩廣。平諸蠻寇。功。鐫兩粵碑。有平蠻紀

事八卷。廣東通志

清汪森編

全州二相

廣西之全州。僻州也。蔣文定冕。以成化丁未登第。官至少傅。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六十二致仕。卒贈少師。呂文簡調陽。以嘉靖庚戌登第。官亦至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建極即謹身。六十三致仕。卒贈太保。二公為時相首輔。名位權力亦同。而文定之自樹立多矣。弁山堂別集奇事述

兩主會試

呂公調陽。隆慶辛未。以吏侍學士。甲戌。以宮保大學士。弁山堂別集盛事述

文臣封爵

按大明律。文臣不許封公侯。嘉靖初。修定策功。內閣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封伯爵。子孫世襲。因辭。而許廷和子孫世襲。在京四品文職。冕等五品俱不就。弁山堂別集異典述

車駕東宮迎送功臣

洪武二年。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等。師自廣西還。上遣皇太子。率百官迎。

勞於龍灣。既陞見皇太子送還第。同上

廣西元魁少年人及未娶

全州蔣解元冕。年十五未娶。以下俱見張弘道科名盛事錄。

全州舒探花弘志。年十九未娶。

儒士高科

全州舒探花弘志。萬曆乙酉丙戌聯科。

兄弟尚書

全州蔣昇。成化丁未進士。大司徒。 弟冕。同丁未進士。大司徒。

兄弟卿貳

全州陳瑤。成化壬辰進士。工部侍郎。 珩。弘治庚戌進士。副都御史。

一縣連兩科解元

景泰庚午。廣西韋嵩。癸酉吳淵。俱宜山人。

成化辛卯。廣西李澄。甲午劉澤。俱臨桂人。

弘治辛酉。廣西傅文翰。甲子喻漢。俱藤縣人。

正德丁卯廣西陳俊庚午屠楷俱臨桂人

嘉靖辛酉廣西馬千乘甲子鄧全策俱全州人

隆慶丁卯廣西洪敷文庚午洪敷誥俱臨桂人

萬曆丙子廣西金輝漢已卯王應泰俱馬平人

一縣解元之盛臨桂十六人

劉淵洪武賀敬永樂趙霖永樂宋顯宣德王瓚景泰李澄成化劉澤成化劉鑿成化

劉天麒弘治徐淮弘治舒華強治陳俊正德楊英嘉靖宋廷表嘉靖洪敷文隆慶洪

敷誥隆慶

親兄弟同科進士

成化丙戌科劉本劉策桂林人以下俱見管一德文獻世家考

成化丁未科蔣冕蔣昇全州人

同胞四科第

臨桂張孫振孫繩孫繼孫念俱會魁

閣臣世家

蔣冕。廣西全州人。年十五。中成化癸卯解元。丁未進士。少傅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諡文定。兄昇。同科進士。南京戶部尚書。族人曙。經魁。弘治丙辰進士。戶部侍郎。淦。正德辛未進士。彬。正德甲戌進士。參政。賁。嘉靖甲辰進士。僉事。焯。嘉靖癸丑進士。監察御史。應期。亦癸丑進士。遵箴。隆慶戊辰進士。南京光祿寺卿。之秀。萬曆壬辰進士。大理寺評事。時行。嘉靖丁酉解元。而舉人復百人。遵箴。子士忠。萬曆癸丑進士。河南按察使。

呂調陽。廣西臨桂人。嘉靖庚戌榜眼。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諡文簡。子興周。萬曆丁丑進士。應天府府丞。次興齊。舉人。戶部司務。父璋。知縣。興周。子嗣簡。萬曆丁酉亞魁。嗣哲。天啟丁卯舉人。

臨桂張氏

張策。正德丙子舉人。武平知縣。

張簡。策弟。舉人。知縣。

張節。策弟。嘉靖辛卯舉人。

張言。策子。嘉靖丁未會魁。尋。向。知縣。

張襄簡子舉人知縣

張齊簡子舉人知縣

張高簡子舉人辰州府知府

張孫振言子隆慶辛未進士戶部主事

張孫繩言子隆慶戊辰進士應天府尹

張孫繼言子萬曆癸酉經魁宣國府同知

張孫懋齊子萬曆乙酉舉人衡陽知縣

張孫念言子萬曆己卯亞元

張孫美高子萬曆丁酉舉人合江知縣

張茂柏振子萬曆甲午亞元平度知縣

張茂梓振子萬曆庚子舉人

張茂梧繩子天啟辛酉解元壬戌進士

張宗燦繩孫天啟辛酉亞魁

韓昌應繩孫原出張宗燦出嗣姑母改今名天啟丁卯舉人

臨桂張氏

張騰霄嘉靖壬午舉人學正

張東熙知州

張延熙同知

張嘉熙知縣

張文熙騰霄子經魁萬曆丁丑進士庶吉士太僕少卿

張五玉文熙子萬曆庚子經魁

張五輅文熙子萬曆癸卯經魁

張五衡文熙子萬曆丙午舉人

全州陳氏

陳朴永樂甲午舉人

陳章朴子景泰庚午舉人

陳潮景泰癸酉舉人

陳瑤章子成化壬辰進士通政

陳琬。朴孫。經魁。成化戊戌進士。工部侍郎。

陳璠。朴孫。成化癸卯舉人。思南知縣。

陳琚。成化丙午舉人。

陳琦。成化丙午舉人。

陳珩。潮子。弘治庚戌進士。

陳邦傳。璠子。弘治戊午舉人。

陳邦儒。弘治戊午舉人。

陳邦俸。正德辛酉舉人。

陳邦偁。燧子。正德甲戌進士。禮部主事。

陳邦修。朴曾孫。經魁。嘉靖乙未進士。

全州蔣氏

蔣賈。洪武癸酉舉人。

蔣良。賈孫。正統丁卯舉人。

蔣冕。良子。年十五。中成化癸卯解元。丁未進士。仕至少傅。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

殿大學士諡文定。

蔣昇。兄弟同科進士。任至戶部尚書。

蔣曙。弘治丙辰進士。任戶部侍郎。

蔣塗。正德辛未進士。

蔣彬。正德甲戌進士。任參政。

蔣時行。嘉靖丁酉解元。

蔣賁。嘉靖甲辰進士。任僉事。

蔣焯。嘉靖癸丑進士。任監察御史。

蔣應期。嘉靖癸丑進士。

蔣遵箴。隆慶戊辰進士。任至南京光祿寺卿。

蔣之秀。萬曆壬辰進士。任大理寺評事。

蔣蒙吉。

蔣輝。

蔣燠。

蔣增。

蔣自亮。

蔣時梧。

蔣時村。

蔣時樞。

蔣時諧。

蔣全可。

蔣承熙。

蔣在廷。

蔣瑩然。

蔣仲善。

蔣叔。

蔣守迪。

蔣守浩。

蔣守倫。

蔣守戩。

蔣守洵。

蔣以述。

蔣本盛 蔣私吉 蔣中藩 蔣洪道 蔣士賓 蔣士衡 蔣士觀 蔣士綸

蔣士忠 蔣士謹 蔣希禹 蔣希孟 蔣士龍 蔣正元 蔣奇才 蔣圖才

蔣存達 蔣鑒偃 蔣鑒偈 蔣允方 蔣允卞 蔣允雍 蔣允京 蔣允彥

蔣允臺 蔣貴 蔣繼昌 蔣繼孟 蔣繼孟 蔣繼閔 蔣承舉 蔣誥

蔣秉崑 蔣時馨 蔣家相 蔣秉珪 蔣季炯 蔣參極 已上俱舉人 餘未詳

全州蔣氏 一門五世科第

蔣時成 化癸卯舉人 知縣

蔣曙 時弟 弘治癸丑進士 工部侍郎

蔣訥 時子 正德庚午舉人 推官

蔣識 時子 正德己卯舉人 知縣

蔣誨 曙子 嘉靖壬子舉人

蔣論 曙子 嘉靖辛酉舉人

蔣自休 曙孫 嘉靖壬子舉人

蔣自觀 識子 嘉靖戊午舉人 知縣

蔣自亮。識子。隆慶丁卯舉人。

蔣瑩然。曙孫。萬曆癸酉舉人。知縣。

蔣在庭。時曾孫。萬曆癸酉舉人。

蔣在達。自觀子。萬曆甲午舉人。

蔣鑒可。時玄孫。萬曆戊子舉人。

全州伍氏

伍睿。隆慶辛未進士。任戶部主事。

伍伯椿。伍成大。伍表世。伍昌禔。伍匡世。伍就湯。伍常振。伍成章。

伍奇世。伍啓元。伍成弼。伍倫睦。伍元正。伍道東。伍則化。伍心臣。

已上十六人。俱舉人。

餘未詳。

全州舒氏

舒綱。弘治辛酉舉人。海陽教諭。

舒文奎。綱子。嘉靖乙酉舉人。知縣。

舒文璧。綱姪。嘉靖甲午舉人。

舒應龍。文奎孫。嘉靖壬戌進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舒應麟。應龍弟。隆慶庚午舉人。

舒應鳳。應龍弟。萬曆己卯舉人。

舒弘志。應龍子。亞魁。萬曆丙戌。擢花編修。

舒弘德。天啓丁卯舉人。

平南張氏

張惠。知縣。

張輝。惠子。宣德丙午解元。

張廷綸。輝子。經魁。天順庚辰進士。戶部主事。

張潔。廷綸子。成化戊戌進士。兵部尚書。

張澂。潔弟。成化庚子舉人。

張廷組。廷綸弟。弘治壬子舉人。

張楷。弘治辛酉舉人。

馬平王氏

王尚學。嘉靖戊戌進士。兵部郎中。

王化。尚學子。嘉靖壬子舉人。廣東副使。

王啓元。化子。天啓壬戌進士。庶吉士。簡討。

馬平徐氏

徐亨。成化乙酉舉人。

徐鍾淮。亨子。弘治戊午舉人。同知。

徐養正。鍾淮子。嘉靖辛丑進士。兵部尚書。

徐一鷄。舉人。

徐秋鷄。養正子。隆慶戊辰進士。

馬平莫氏

莫汝龍。弘治壬子舉人。岑溪知縣。

莫大德。汝龍子。嘉靖壬午舉人。知縣。

莫柳。大德子。嘉靖癸丑進士。副使。

莫與齊。柳子。隆慶辛未進士。參政。

柳州衛余氏

余幹。成化甲午舉人。

余崇鳳。幹子。弘治壬子舉人。合州知州。

余勉學。崇鳳子。嘉靖癸未進士。按察使。子方貢生。

余立。勉學子。解元。嘉靖壬戌進士。兵部侍郎。

余竄。推官。

余玄。通判。

粵西叢載卷九

清 汪森編

王機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也。父毅廣州刺史。甚得南越之情。機美姿儀。倣儻有度量。陳恢之亂。機年十七。率眾擊破之。常慕王澄為人。澄亦雅知之。以為己亞。遂與友善。內綜心膂。外為牙爪。尋用為成都內史。機終日醉酒。不存政事。由是百姓怨之。人情騷動。會澄遇害。機懼禍及。又屬杜弢所在發墓。而獨為機守家。機益自疑。就王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機為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州部將溫邵率眾迎機。敦遣將軍葛幽追之。及於廬陵。機叱幽曰。何以敢來。欲取死邪。幽不敢逼。而岷敦訥聞邵之納機也。乃遣兵擊邵。反為所破。訥又遣機父兄時吏距之。咸倒戈迎機。訥眾皆散。乃握節而避機。機遂入城。就訥求節。訥歎曰。昔蘇武不失其節。前史以為美談。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與。自可遣兵來取之。機慚而止。機自以篡州。懼為王敦所討。乃更求交州。時杜弢餘黨杜弘奔臨賀。送金數千兩與機。求討桂林賊。以自效。機為列上。朝廷許之。王敦以機難制。又欲因機討梁碩。故以降杜弘之

勳轉為交州刺史。碩聞而遣子侯。候機於鬱林。機怒其迎。遲責云。須至州。當相收拷。碩子馳使報碩。碩曰。王郎已壞廣州。何可復來破交州也。乃禁州人不許迎之。府司馬杜讜以碩不迎機。率兵討碩。為碩所敗。恐諸僑人為機。於是悉殺其良者。乃自領交趾太守。機既為碩所距。遂往鬱林。時杜弘大破桂林賊。還過機於道。機勸弘取交州。弘素有意。乃執機節曰。當相與送。時何可獨捉機。遂以節與之。於是機與弘及溫邵劉沆等並反。尋而陶侃為廣州。到始興州。人皆諫不可輕進。侃不聽。及至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侃先討溫邵劉沆皆殺之。機遣牙門屈藍還州。詐言增糧。密招誘所部。欲以距侃。侃即收藍斬之。遣督護許高討機。走之。病死於道。高掘出其尸。斬首并殺其二子焉。晉史

綠珠

綠珠姓梁。白州博白縣人。境有博白山。石盤龍洞房山。雙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魚。綠珠生雙角山下。美而艷。越俗以珠為上寶。生女為珠娘。生男為珠兒。

綠珠之字。由此而稱。

奚囊手鏡

綠珠為梁伯女。生而奕。僕好音。伯嘗至山中。聞吹笛異於常聲。覓之弗得。忽聞空中。

語云。汝女好音。欲傳一曲。遠歸乎。伯以為神仙。遂下拜。因語曰。汝即嬴。莫取西北方草。結一人形。被以袿服。珠翠設杯酒。孟飯。命女呼我名曰茵子。至三更。我當至矣。伯歸如法。至時果至。空中吹笛音極要眇。綠珠聽之。得十五曲。一字不差。因名笛曰茵子。又曰遠歸。遠歸。仙笛名。伊世珍瑣記

綠珠姓梁。博白縣羅村人。生而端麗。石崇為採訪使。遣交趾回道經博白。以珍珠三斛聘歸。趙王倫使孫秀求之不得。誣崇奉淮南王允為亂。遣衛士討之。兵臨府。崇顧珠曰。為汝得罪。珠曰。妾當效死君前。遂墜樓死。大學士丘文莊有綠珠行。曰。交州使者洛陽客。白日劫商富。財帛金鞍寶馬。擁旌旗。萬里南行。日南國。征車晚過博白州。江山秀麗多嬌柔。不惜明珠三十斗。買得佳人如莫愁。歸來金谷園中住。鎮日張筵。感歌舞。手心擊出夜光珠。回視群姬等泥土。四時行樂春復春。歡笑不知天有晨。豈知我愛人亦愛。側邊已有窺伺人。鴛生地底中台折。白晝中原行鬼域。黃金無權錢不神。欲庇嬋娟苦無策。高樓重重舞且歌。樂思何如憂思多。按圖索驥期必得。珠兮珠兮奈爾何。奈何奈何為爾死。恩愛誰知止於死。忍教白壁屬他人。注目相看淚如澆。君以貌愛妾。妾以心事君。寧在君前死為鬼。不向賊邊生作人。百尺高樓不見地。

奮身一躍翻空隊三斛明珠易一珠一旦紛紛如粉碎誰知口僻山海涯天亦生此
明媚姿不獨貌妍心亦正嗚呼但恨不似後來金源氏之葛王妃梧州府志

趙什柱

隋虞慶則京兆櫟陽人嶺南李世賢據州反遣為桂州道行軍總管以婦弟趙什柱
為隨府長史什柱先與慶則愛妾通恐事彰乃宣言慶則不欲此行帝聞之先是朝
臣出征帝皆宴別禮賜遣之慶則辭帝帝色不悅慶則由是怏怏不得志暨平世賢
還臨桂鎮眺山川形勢曰此誠險固足加以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馳
詣京奏事觀帝顏色什柱至京因告慶則謀反帝案驗之於是伏誅拜什柱大將軍
隋史

姚璿

唐姚璿字令璋武后時擢夏官侍郎坐從弟敬節叛敗桂州長史后方以符瑞自神
璿取山川草樹名有武字者以為應國姓哀類以聞后大悅拜為檢校天官侍郎唐史

楊貴妃

貴妃姓楊容州雲凌里人小名玉環早失父母家貧初孕十三月生之日異香滿室

胞胎如蓮花。三日目不開。母夢神人手拭開。如點漆。抱日下不瞬。肌如玉。貌絕倫。後軍都督部署楊康見之。以財求為女。聽讀誦。漸長。通語。孟康夫婦愛惜之。時長史楊玄琰攝行帥。聞之。求見。婦與妻曰。資質異常。吾女遂不能及。倍金帛。以威脅康。仍求為女。康夫婦泣從其請。性敏悟。通音律經史。琰秩滿。歸長安。選入壽王宮。十四。明皇召入內。號曰太真。大被寵遇。天寶冊為貴妃。先是妃葬祖時。遇術人云。墳若高出子當貴。惜太依然。亦產貴妃。至是驗焉。梧州府志

秦妹

房開士。河南人。為虞部郎。朝罷過曲頭。聞箏聲。心嚮慕之。詢得秦妹。買以千金。工藝絕倫。開士為容州牧。携之行山亭池榭。每遊歌焉。未幾天。開士念之不忘。與故人劉禹錫詩。有悼佳人之句。禹錫作傷秦城行。以貽開士。曰。長安二月花滿城。插花女兒弄銀箏。南宮仙郎下朝晚。曲頭駐馬聞新聲。馬蹄逶遲心蕩漾。高樓已遠猶頻望。此時意重千金輕。烏傳消息紺綸迎。芳筵銀燭一相見。淺笑低鬟初目成。蜀弦錚鏘指如玉。皇家子弟常家曲。青牛支梓亦金簧。玫瑰寶柱秋鴈行。斂娥收袂凝清光。抽弦緩調怨且長。八鸞銜鏘渡銀漢。九雛威鳳鳴朝陽。曲終韻盡意不足。餘思悄絕愁空

堂從郎鎮南別城闕樓船理曲瀟湘月馮夷躑躑舞綠波紋人出聽停綃板北地含
烟瑞草極萬松亭下清風滿秦聲一曲此時聞嶺泉嗚咽南雲斷來自長陵小市東
舜華零落瘴江風侍兒掩泣收銀甲鸚鵡不言愁玉龍博山爐中香自滅鏡奩塵暗
同心結從此東山非昔遊長嗟人與絃俱絕梧州府志

蔡京

蔡京者唐嶺南西道節度使也初為左庶子性貪虐多訐時相以為有吏才奏遣制
置嶺南事嶺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道京奏請分為兩道以廣州為
東道邕州為西道各置節度使以韋宙及京分領之時雲南蠻陷交趾調五管兵使
蔡襲戍安南京忌之恐其立功乃奏換南蠻逐道邊徼無虞請罷戍兵從之襲累奏
群蠻伺隙不可無備乞留兵五千不聽襲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信京言終不之省
已而蠻叛兵多陷沒京益自以為得計政尚苛慘為軍士所逐奔藤州矯為勅書募
鄉丁攻邕州潰敗乃走往依桂州不納隨貶崖州不肯之官還至零陵勅賜自盡時

咸通六年也唐史

京假節邕交行泊中興嶺所僣勉不前在活題篇久之似有悵悵之意纔到邕南制

禦失律伏法湘川權屠於此二子延近號訴蒼天未終喪而俱逝

友議下同

邕南節度使蔡京過永州永州刺史鄭史與京同年連以酒樂相邀座有瓊枝者鄭之所愛而席之最妍蔡強奪之行鄭莫之競也邕南之所為多如此類為德義者見鄙然其不悛也及邕南制禦失律伏法

何澤

唐何澤者容州人也嘗攝廣州四會縣令性豪橫唯以飲取為事尤嗜鶩鴨鄉胥里正恒令供納常養鶩鴨千百頭日加烹殺澤只有一子愛憐特甚嘗一日烹雙雞饗湯以待沸其子似有見物撮置履中一家驚駭就出之則與雙雞俱潰爛矣

報應錄

李瓚

李瓚唐乾符間任廣西桂州管內觀察使為政交橫多斂賄以曲奉執政百姓苦之監軍李維周喜其佞惟薛堅石屢規之瓚不能從後為軍士所逐管內潰亂堅石攝留移牒鄰道禁遏亂兵一方乃安

唐史

劉瞻

劉瞻桂州人唐咸通十年六月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同平章事王泉子聞見

錄曰。徐公商判醴。以瞻為從事。商拜相。命官曾不及瞻。瞻出於羈旅。以楊玄翼樞密
權重。可倚以圖事。而密噉聞者謁焉。瞻有儀表。加之詞辯。俊利。玄翼一見悅之。每玄
翼歸第。瞻輒候之。由是日加親熟。遂許以內廷之拜。既有日矣。瞻即復謁徐公曰。相
公過聽。以某辱在門館。幸遇相公登庸。四海之人。孰不受相公之惠。某故相公從事。
窮飢日加。且環歲矣。相公曾不以下位處之。某雖不佞。亦相公之恩。不終也。今已別
有計矣。請從此辭。即下拜焉。商初聞瞻言。徒唯唯而已。迨聞別有計。不覺愕焉。方欲
遜謝。瞻已疾趨出矣。明日內榜子出。以瞻為翰林學士。舊瞻傳。劉瑑作相。以宗人遇
之。薦為翰林學士。按瞻素有清節。必不至如玉泉子所云。恐出于愛憎之說。聞見錄
又云。玄翼為鳳翔監軍。瞻即出為太原亞尹。鄭從謹為節度使。殊不禮焉。洎復入翰
林而作相也。常謂人曰。吾在北門。為鄭尚書冷將息。不復病熱矣。從謹南海之命。瞻
所致也。按舊傳。瞻自戶部侍郎承旨。出為太原尹。河東節度使。瞻為學士。若非罪謫
恐不為少尹。又舊紀。咸通十二年十二月。鄭從謹自宣武節度使為廣州。在瞻驩州
後。故知玉泉子所記皆虛。今不從。資治通鑑注

後晉天福元年。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馬希杲有善政。監軍裴仁煦譖之於楚王希範。言其收衆心。希範疑之。夏四月。漢將孫德威侵蒙桂二州。希範令其弟武安節度副使希廣。權知軍府事。自將步騎五千。如桂州。希杲懼。其母華夫人。逆希範於全義嶺。謝曰。希杲為治無狀。致寇戎入境。煩殿下親涉險阻。皆妾之罪也。願削封邑。灑掃掖庭。以贖希杲罪。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他也。漢兵自蒙州引去。從希杲知朗州。資治通鑑

馬希隱希廣希萼

後周廣順元年。楚靜江節度副使知桂州馬希隱。武穆王殷之少子也。楚王希廣希萼兄弟爭國。南漢王以內侍吳懷恩為西北招討使。將兵屯境上。伺間密謀。進取希廣。遣指揮使彭彥暉。將兵屯龍峒以備之。希萼自衡山遣使。以彥暉為桂州都監。在城外內巡檢。使判軍府事。希隱惡之。潛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方畏南漢之逼。即棄蒙州。引兵趣桂州。與彥暉戰於城中。彥暉敗奔衡山。可瓊留屯桂州。吳懷恩據蒙州。進兵侵掠。柱管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為。但相與飲酒對泣。南漢王遣希隱書言。武穆王奄有全楚。富強安靖五十餘年。正由三十五舅三十舅兄弟弄戈。自相

魚肉。舉先人基業。北面仇讐。今聞唐兵已據長沙。竊計桂林繼為所取。當朝世為與國。重以婚姻。親茲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俱進。當令相公勇承擁節。旋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佐議降之。支使潘玄珪以為不可。丙寅。吳懷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隱可環。帥其眾夜斬關奔全州。桂州遂濼。懷恩因以兵略定宜。連梧。嚴。富。昭。柳。龔。象。等州。南漢始盡有嶺南之地。資治通鑑

張巒

後周廣順二年。唐王既克湖南。遣其將李建期屯益陽。以圖朗州。以知全州張巒兼桂州招討使。以圖桂州。久之。未有功。唐王謂馮延巳孫晟曰。楚人求息肩於我。我未有撫其瘼瘡而虐用其力。非所以副來蘇之望。吾欲罷桂林之役。斂益陽之戍。以旌節授劉言何如。晟以為宜然。延巳曰。吾出偏將。舉湖南。遠近震驚。一旦三分喪二人。將輕我。請委邊將察其形勢。唐王乃遣統軍使侯訓將兵五千。自吉州路趨全州。與張巒合兵攻桂州。南漢伏兵於山谷。巒等始至城下。罷之。伏兵四起。城中出兵夾擊之。唐兵大敗。訓死。巒收散卒數百。奔歸全州。資治通鑑

劉永規

劉永規宋景德中知宜州時宜州初入版圖未久又新置澄海軍凡百供億皆取給於民民已嗟咨不堪永規嚴行徵催動輒以法繩之馭下最殘酷於是澄海軍校陳進乘眾怨殺永規以叛分兵寇掠廣西嶺南騷動帝謂侍臣曰向者司天占候當用兵朕固憂遠方守將非其人以起邊釁今果然曹利用曉方略盡心於事錫命為廣南安撫使討之

宋史

盧多遜

明清家昔有盧戴范陽家誌一書叙其祖多遜行事之詳為陸務觀假去因循不曾往索尚能彷彿記其二三則云多遜素與李孟維穆厚善多遜竄逐後萬里相望聲迹眇絕時法禁嚴郵報不至海外一日忽赦書至後有參知政事李多遜云此必孟雍若登政府吾必北轅戒舍人傲喪已而果移容州團練副使未渡江浸忽見江南李王衣冠如平生問云相公何以至此多遜云屈後王斥之云汝屈何如我屈由是感疾而殞

杜杞

杜杞字偉長以父鎬蔭歷官京西轉運按察使會廣西區希範誘白崖山蠻家起反

襲破環州。擢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使。諭蠻自新。不聽。乃勒兵攻破砦洞。焚毀積聚。復環州。希範走荔波洞。杞遣使誘之。趕來降。杞謂將佐曰：賊以窮蹙降我。威不足制。則恩不能懷。所以數叛。不如盡殺之。誅七十餘人。後三日。又得希範。醢之以遺諸蠻。御史劾杞殺降失信。詔戒諭之。為兩浙轉運使。明年徙河北。拜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州。杞博覽書傳。通陰陽數術之學。自言吾年四十六死矣。一日據廁。見希範與趕在前。訴冤。叱曰：爾狂僭叛命。法當誅。尚敢訴邪。未幾卒。宋史

慶曆間。廣西戡區希範及其黨凡二日。剖五十有六腹。宜州推官吳簡皆詳視之。為圖以傳於世。趙與時窮退錄

蔣偕

蔣偕。字齊賢。華州人。幼貧。有立志。嘗割股療父疾。舉進士。累遷北作坊使。歷潭州鈐轄。知真州。因事再降。知坊州。儂智高反。除宮苑使。韶州團練使。為廣南東西路鈐轄。賊方圍廣州。偕馳傳。十七日至城下。戰士未集。會儂智高徙軍沙頭。安撫楊畋檄偕焚糧儲。退保韶州。坐此再降。北作坊使忠州刺史命未至。軍次賀州太平場。賊夜入。

營襲殺之。贈武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初偕入廣州。即數知州仲簡曰。君留兵自守。又
馘平民幸賞。可斬也。簡曰。安有圍練使欲斬侍從官。偕曰。斬諸侯劍在我手。何論侍
從。左右解之。乃止。卒以輕肆敗。宋史

宋克隆

懷智高復入邕州。知州禮賓使宋克隆棄城。克隆承賊殘跡之後。不能營葺守備。頗
縱士卒。下諸山寨殺逃民。詐為獲賊。一級賞錢十千文。詐給親兵帖。以為嘗有功。及
智高再至。克隆無以禦賊。遂遁去。李壽長編

沈起劉彝

沈起。字興宗。明州人。熙寧六年。知桂州。自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王韶以熙河進。章
惇熊本。亦因此求奮。是時議者言交趾可取。朝廷命蕭注守桂。經略之。注本造謀。至
是復以為難。起獨以平蠻自任。乃以代。注蘇絨知邕州。以書抵起。請止保甲。罷水運。
通互市。不聽。劾絨沮議。起坐邊議罷。命劉彝代之。交人疑懼。率眾犯境。連陷數州。死
者數十萬人。事聞。貶起團練使。安置鄧州。徙越。又徙秀。卒。起嘗以兵法謁范仲淹。注
孫武書以自見。卒用此貶。劉彝。字執中。福州人。知桂州。禁與交人互市。交趾陷欽。廉

邕連敗為民編隸涪州。宋史

趙挺之擠排山谷

山谷元祐與趙挺之俱在館閣。先生以其魯人意常輕之。每庖吏來問食。趙必曰。來喫蒸餅。一日聚飲。行令。先生云。欲五字從首至尾。各一字復合成一字。趙沉吟久之。曰。木女委鬼。魏先生應之曰。來力勅正。整協趙之音。合坐大笑。趙又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先生曰。想俱是蘿蔔與瓜瓞耳。趙銜之切骨。其後擠排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宋史

章子厚駢詭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駢虐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於潁。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於宜。

鶴林玉露

王祖道

王祖道字若愚福州人第進士歷官中外累典方州最後知桂州蔡京開邊祖道乘時微富貴誘王江酉使納土夸大其辭言向慕者百三十峒六千家十餘萬口王江據諸峒要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以武臣為守置溪峒司王之詔以為懷遠軍又言黎人願為王氏得地千五百里遂以安口監為允州中古州地為格州增提舉峒溪官三員又言地州文州蘭州那州皆內附請於黎母山立鎮州為下都督府賜軍額曰靜海知州領海南安撫都監徙萬安軍於水口南丹州莫公佷獨拒命發兵討擒之遂築懷遠軍為平州格州為從州南丹為觀州并允地文蘭那五州置黔南路連擢龍圖閣直學士召為兵部尚書未行徭黎渠帥不勝忿蜂起侵剽圍新萬安軍及觀州殺官吏初祖道徙城時言黎人伐木助役及是詔問不能對京叱之猶除端明殿學士知復州召為刑部尚書卒贈宣奉大夫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夸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瘴癘戍者歲亡什五六實無尺地一民益於縣官蔡京既自以為功至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祖道用是超取顯美張商英為相治其誕罔追貶昭信軍節度副使京再輔政復還之然所創州縣不旋踵皆罷是後龐恭孫張莊趙適程鄰皆以拓地

受上賞。大抵皆規模祖道云。宋史

沙世堅

乾道間。有端正官曰沙世堅。素武勇。坐贓配隸靜江府。鄭少融為廣西憲。命之捕盜。有功。稍復其官。慶元中。為德安守。巖暴自如。岳珂程史

張莊

張莊。應天人。第進士。累遷龍圖閣直學士。廣南西路轉運副使。王祖道建請立朱崖。諸州縣徙萬安軍。詔莊按覆相度實與祖道相表裏。授莊集賢殿修撰。代知桂州。奏安化諸州納土幅員九千里。尋又奏寬樂諸州納土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進莊兼黔南路經略安撫使。知靖州。莊遣黃忱築安化城。忱蠻將也。知蠻情偽。力言不可。莊怒。別遣胡超。懷昌等往築。果為蠻所擒。超等沒者幾千人。中書舍人宇文粹中言祖道及莊擅興師旅。啟釁邀功。妄言諸蠻效順。納款得地。當時柄臣攬為綏撫。四夸之功。奏賀行賞。張皇其事。自昔欺君。無大於此。朝廷既追貶祖道。莊責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再貶連州。移和州。起知荆南府。徙江甯。復進徽猷閣直學士。歷知渭。毫。襄州。鎮江。東平府。宣和末。坐繕治東平城。摧圯。降雨官予祠。卒。贈宣奉大夫。宋史

大觀二年。知桂州張壯奏安化上三州一鎮諸蠻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戶。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又奏寬樂州安沙州譜州四州七原等州納土計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率百官表賀。詔壯兼黔南經略

安撫使資治通鑑

丁大全

宋景定三年。丁大全既安置貴州。與州將遊翁明失色。盃酒間。游愬大全。陰招游手。私立將校。造弓矢舟楫。將通蠻為變。廣西經略朱禔孫聞於朝。十一月壬辰。詔改竄新州。土牢拘管。日具存亡。賈似道諷禔孫殺之。孫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遷擠大全水而死。資治通鑑

安南國王

安南國王陳日照者。本福州長樂邑人。姓名為謝升卿。少有大志。不屑為舉子業。間為歌詩。有云。池魚便作鯢鵬化。燕雀安知鴻鵠心。類多不羈語。好與博徒豪俠遊。屢竊其家所有。以資妄用。遂失愛於父。其叔乃獨異之。每加回護。會其家有姻集。羅列器皿頗盛。至夜。悉席卷而去。往依族人之仕於湘者。至半途呼渡。舟子所須未滿。毆

之中其要害。舟遽離岸。謝立津頭以俟。聞人言舟子已殂。因變姓名逃去。至衡為人
所捕。適主者亦閩人。遂陰縱之。至永州。久之無聊。受生徒自給。永守林邑。亦同里。頗
善。遇之。居無何。有邕州永平寨巡檢過。永一見奇之。遂挾以南寨。居邕宜間。與交趾
鄰近。境有棄地數百里。每博易則其國貴人皆出為市。國相乃王之婿。有女亦從而
來。見謝美少年。悅之。因請以婦。會試舉人。謝居首選。因齎為婿。其王無子。以國事授
相。相又昏亂。遂以屬婿。以此得國焉。自後屢遣人至閩訪其家。或以為事不可料。不
宜與之通。竟以歲久。難以訪問。反命焉。其事得之陳合。惟善僉樞云。周密齊東野語

莫國麟

元至元間。南丹酋莫國麟獻圖納土。就命為慶遠南丹等處軍民安撫使。改郡為安
撫司。初。宋南渡後。於茲地置帥。益兵慎擇守令。拊循斯民而教之。文風之盛。駸駸乎
與中州齒。迨國麟入司治理。驅斯文胥淪於夸。宋時聲名文物。為之蕩然云。慶遠府志

陳瑛

陳瑛。河間獻縣人。建文初。為北平按察使。受王府金錢通密謀。為僉事湯宗所告。逮
瑛謫廣西。文皇即位。召為都御史。躬治建文諸臣。多坐夸滅。受禍慘毒。皆瑛羅織。永

樂九年下獄誅夸其家表忠記

黃珣請易儲

黃氏之先世為思明土官。正統中黃瑠以世嫡為思明知府。瑠庶兄珣亦以捍禦功累遷廣西都指揮使。守潯州者八年。景泰二年瑠老子鈞襲知府。珣欲奪之。與其子灝陽謀。矯軍門令徵兵思明。令灝陽聚所部民兵五千。去府城三十里結寨。夜馳報府城滅瑠家。支解瑠父子納甕中。置後圃。即引眾還寨。明日城中報至。灝陽佯不知。驚哭仆地。揮淚遣人告珣。急捕賊復讎。珣乃使灝陽以其事聞於官。若欲為瑠伸理者。方珣子殺瑠時。瑠有僕福童藏屏處。見珣子并識其左右人。福童得脫。走憲司訴其狀。巡撫李棠總兵武毅聞於朝。付獄。坐珣罪當死。學海

景泰辛未八月。思明府土官知府黃瑠被弑。庶兄都指揮使珣陰主之也。巡撫廣西李侍郎棠副總兵武都督毅發珣情罪。寘獄當死。巡撫廣東揭侍郎稽乃奏言。珣守潯州。軍民畏服。賊不犯境。近聞為事。以致賊徒流劫。德慶曲加寬宥。仍前哨守。則廣西寧而廣東無流劫之害矣。識者笑之。時上皇長子在東宮。珣謀之侍郎江淵。潛遣人赴京。賂用事者。乃奏請易儲。景帝大悅。謂萬里外乃有此忠臣。命禮部會多官議。

內閣陳循等。料覆奏署名。少傅王文端公直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直不得已。亦署給事中。李侁對眾灑泣。都給事中林聰出語人曰。吾慟不署名。其實不然也。奏上。憲宗出就沂邸。而立見濟為太子。生母杭氏為后。而汪石廢。於是陞賞太濫。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謠。直得所賜元寶。扣案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變。夸邪。吾儕愧死矣。累疏求退。然侃遷詹事府丞。聰右春坊司直郎。皆不辭也。珖以大赦原免復職。于少保以廣西賊起。請賞珖以作其氣。上從之。已而陞都督。充參將。毅以事降黜。崇因此致仕。其後見濟瑒。御史鍾同。郎中章綸。疏請復儲。皆下獄。刑科給事中徐正。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宜置沂王於所封沂州。漙上皇與俱。以絕人望。景皇怒。出正為雲南衛經歷。正復眷所淫者未行。乃謫戍鐵嶺衛。及上皇復辟時。珖已死。發官鞭屍。以示鑒戒。逮正至。正驚破膽。便溺皆青。遂磔於市。初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何文淵。因言官劾其貪縱。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父有天下。傳之子。天祐下民。作之君。己所屬對也。得釋罪。致仕。至是懼禍。自經死。時揭稽已降知府。致仕家居。文淵弟子。□與其子。主事喬新等爭訟。兩奏文淵之死。實諸子逼以脫禍。喬新亦令人告稽。巡撫廣東時。代黃珖為易儲之疏。俱命官校逮至京。鞠之。迹涉已往。俱獲釋焉。

按黃珙一醜孽爾。初心不過避死。何知朝廷大計。孰教之造此謀者。可勝誅哉。荒徼犬豕之儻。上窺宮庭。而肆其所欲。廟堂之上。唯唯聽之。恬然而不知恥。尚可謂廷有人邪。向令東朝不易。見濟非久。即世景帝大漸之後。東朝請於皇太后。奉迎上皇復辟。詩正勢順。劃然天地開闢。君臣如故。何至前開易位之謀。後啓奪門之變。邀功弄國。播戮忠良。蠱尾之毒。惜於鮮規之獸。噫。可以觀其世矣。西事

汪直

汪直者。藤峽獠獠也。峽賊平後。以幼男入禁中。累擢至司設監太監。年少便黠。得侍左右。成化十三年。妖人李子龍伏誅。憲廟銳意欲知外事。乃命直選錦衣官校善刺事者百餘人。置廠靈濟宮前。號西廠。以別東廠。命直管廠事。凡大政小事。方言俚語。悉採以聞。錦衣百戶韋瑛。為直牙爪。舉朝側目。都御史王越首媚事之。而諸大臣多因越附結者。大學士商輅。及兵部尚書項忠。偕九卿疏直及韋瑛過惡。上怒。為之罷廠。取直回監。而瑛謫戍宣府。已直泣訴於上曰。此非外臣意。黃陳二監為之也。上信之。謂二人者司香。南京御史戴縉。久不擢。疏言直所行皆公。不宜革罷。於是直奉旨

仍舊殿刺事。緡得驟進用。直出殿首發忠過廷鞠之。忠坐臧罷。商輅亦致仕去。直權勢益熾。大臣附直者。乘勢喉科道。詆排異已。許各自陳。九卿劾退者百餘人。十五年。勅直巡邊。直至遼鎮。守副都御史陳越。戎服遠逐。躬自除道。飾厨供張。華麗見直。叩頭伏地。直甚喜。巡撫都御史馬文升。與直抗直銜之。還誣奏文升。妄啓邊釁。逮赴詔獄。詔戍。直用事久。勢傾中外。阿附者立蒙顯榮。忤之者即遭禍譴。天下重足而立。時士紳趨走其門者。無所不至。御史王億。至疏直行業。可為萬世法。蓋士風潦倒極矣。有中官阿丑者。善譖。每於上前作院本。頗有東方朔諷諫風。一日阿丑作醉人酤酒狀。一人佯曰。某官至。酤罵如故。又曰。駕至。酤如故。又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乃帖然。人曰。駕至。胡不懼。曰。我知有汪太監耳。自是直寵漸衰。阿丑復作直持雙斧。趨蹌而行。人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問其名。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焉。至是御史徐鏞等。極論其奸惡。乞明正典刑。籍沒家產。以為奸臣結黨欺罔之戒。上納其言。命法司會擬覆奏。遂逐直南京。王越。陳鉞俱削籍。并其黨罷斥殆盡。韋瑛亦坐緝妖言事發。斬於都市。中外快之。

澤州府志

汪直。藤峽狂。藤峽平後。以俘入。初正統間。嘗令南方征勦諸峒。幼童十歲以下者。勿

殺割去其勢。不死則養之。以備淨身之役。此真所謂刑餘也。續南

朱志榮

朱志榮字仁叔。湖廣夷陵州人。性鷙悍。過人無禮。正德戊辰進士。拜監察御史。按廣西。以刻削為事。入其網。無或脫者。每揚言薦舉方面。預索謝銀。稍緩即陰中以禍。省城察院旁有方三兒。色甚妖麗。志榮覘之。夜屬門卑誘至。卧內。自知穢聞於外。不能居。乃往。廵右江。每謂兵備副使陳陽曰。公可作成我。陽解其意。乃大索土官莫楊等金銀。楊等真疏請裁上下諸司。聞風皆具謝禮銀。編號送之。如潘則曰。米字號。林則曰。木字號。都指揮彭鐸為之會計。公然以為當得。於是淫刑日逞。全州判官莊昌期。偶以事至。志榮唾其舉止。近傲。遂重撻之。而死。分守柳慶。右參將張祐。盤出贓銀萬計。疏聞於上。逮赴詔獄。復命刑部郎中顧政。錦衣衛千戶馬璘。按問其事。既覈實。彭鐸乃自縊死。於是志榮發貴州充軍。天下快之。通志

金鐘陷彭鐸

彭舉孫鐸。身長七尺。魁梧如神。始任管編操舍人。適女苗。以萬餘賊攻城。初至。銳甚。闔城皆懼。鐸請出破陣。知府姜瑄不可。鐸因請舍人願從者二十人。遂開門出。繞賊

後還擊之。連射斃數人。賊眾披靡。鐸突入陣中。出而復入者數四。城中人見之。勇氣自倍。遂出擊賊。賊大敗。斬首千餘級。姜綰自以為功。後征思恩岑濟峴。同行者二十人。經賊巢。賊聚千人追之。隱石間射中鐸。蹙蹙下馬自蔽。伺賊首出射鐸。鐸亦射之。應弦而斃。群賊乃退去。由是威名振夸。落遷都指揮掌都司印。同時柳州金鐘為副總兵。忌其威名。軋已。思所以陷之。會巡按御史朱志榮將出巡。欲金鐘與俱。俾索賄於兩江土官。鐘私於志榮曰。故事無總兵陪行者。且彭鐸素與土官交。與之偕行。必得所欲。志榮以告鐸。鐸辭不能。志榮怒視之曰。君果不欲行乎。鐸懼聽命。然心知為鐸所賣。無由以免。遂行至賓州。右江參將有怨於志榮。發其事。贓賄如數。籍入。鐸無分毫私焉。然亦由是并劾鐸。鐸歸語人曰。吾得罪。金鐘實為之。要當與之同下水。不輒置也。鐸聞之懼。以百金賂鐸所親。致仕指揮覃南。毒殺之。鐸武人。不能固節。為人所使。不能無罪。然原其心。實有不得已者。今廣西通志著鐸為貪吏。又謂其懼罪自盡。蓋但據其迹。莫悉其中細微曲折事。且為志榮地嫁惡於鐸也。月山叢談

鄭潤朱麟

嘉靖六年。吏部侍郎方獻夫言。思恩田州。比歲稱亂。皆由統御非人。制服無術所致。

乞專以屬之王守仁而罷鎮守太監鄭潤總兵朱麟。上以言關係地方大詰。即令鄭潤回京。命兵部舉代麟者以聞。史策

貪詐難使

岑伯高者。文成親信。指揮王佐之幕客。舞智多詐。窺文成未有殺蘇意。私索蘇萬金。蘇遂懷恚。自沮。文臣有小侍兒。知之。夜以告文成。文成旁皇不寐。晨亟使人語蘇。毋為人所惑。久始受撫。已又納龍州趙楷之賂。為言楷當立。文成信之。以印授楷。楷遂為亂。後數年。翁仁夫萬達始以計誘致楷。杖殺之。伯高索賄之迹。已著。幾敗乃公事。楷事又復信之。其故謂何。使貪使詐。即機略若文成。猶難之。設豈容易哉。西事

俞縉

余縉。字子宜。番禺人。先以舉人授浙教職。索弟子員節儀。其於徵額稅。既而登進士第。歷任廣西僉事。嘗曰。我執法之官。豈容寬假。事無巨細。一置之重法。分巡桂林。會刷卷。令臨桂縣送刷格。及將刷格送進。責之。明日送。又責之。縣令覺悟。乃用白金鎔作墨狀。黑塗之。乘其暇。委之案上。縉見。遂笑曰。如此方是刷格。銓部薦之。以貪酷罷。通志

趙尹祠

永淳賢尹祠。以祀知縣趙廷柏。廷柏為令。剝民以奉當道。厚禮以結諸士。陰使市胥保之。適逢其卒。當道遂許建祠。民方怨不已。曰祠成必壞其主。當事者詭請祀於縣內。民無如之何。歷數年。有鄉同年為當道者。以祀於縣內。為非禮。乃移祠於縣西。歲久。民亦不念其舊。迄今遂真偽莫辨。南寧府志

曾士彥

嘉靖某年。桐鄉令曾士彥。廣西人。聰敏過人。長於剖判。惜不能自愛。累贓四五萬金。賴僉憲王公訪覈撫臺趙公拏問。發回原籍定戍。衙門倚官諸役。大加懲創。一時稱快焉。去後不三十年。吾里侍御錢公夢得。巡按其地。詢土人。曾已物故。無地卓錫矣。不知四五萬金。安頓何處。先是曾聽訊於郡。許雪中。有被害人毒之深。呼曾曰。兒子。汝亦有今日乎。將雪一團。從頸滲其衣內。為民父母受辱至此。孟子所謂今而後得反之也。貽玷衣冠極矣。李樂見聞雜記

桐邑幕

余入桐邑。偶邑幕到任。有一二甲科仕宦。以金花二幣賀之。侍御錢君巡廣西而邑

幕廣西人也。幕具帖治席。敢於邀侍御君。此二事恐是宇宙間怪事。見聞雜記

袁崇煥

袁崇煥。藤縣人。萬曆己未進士。天啓六年三月。以僉都御史巡撫遼東。七年七月。請告回籍。崇禎元年七月。以崇煥為薊遼總督尚書。召對平臺。問以方略。上悅。賜茶菓瓜餅而退。二年十一月。逮崇煥下於獄。三年四月。磔於市。以擅殺島帥毛文龍也。鍾惺

通紀
會案

粵西叢載卷十終

清 汪森編

何侯

何侯者。堯時隱蒼梧山。慕長生三百餘口。耕耘舜南狩。止何侯家。天地五老來。謂舜曰。昇舉有期。翌日。五帝下迎。舜白曰。昇天。至夏禹時。五帝以藥一器。與何侯。使投酒中。一家三百餘口。飲不竭。以餘酒灑屋宇。拔宅上昇。為太極仙人。今疑山有何侯廟。

在舜廟側。薛大訓列仙通紀

桂父

桂父者。象林人也。時黑而時白。時黃而時赤。南海人見而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桂腦和之。十九用十斤。桂累世見之。今荊州之南。尚有桂丸焉。列仙通紀

張道陵

張道陵字輔漢。生於吳之天目山。時漢光武十年也。善以符治病。隱富川之白霞。修煉至桓帝永壽元年。又往雲臺峰。白日飛昇。人即其地祠之。曰丹霞觀。丹竈藥臼。至今存焉。范純仁謫賀縣。東坡與書云。丹霞觀。張道陵遺跡。東有良藥。其事乎。據此益

信通志

婁媪院媪

婁媪漢時人。幼寡。煉丹都嶠山。採薇以充食。日久坐化於巖。至今骨皮尚存。因名婁媪院。媪唐時人。好施齋。久亦坐化於崑。二巖因而得名。容縣志

董奉

董奉字君異。侯官人。得仙蒼梧。士憂常病。死已三日。奉以藥一丸。用水調含服之。搖其頭。少頃。目即開。手足漸能動。半日起坐。四日遂言語如常。神仙傳

蘇耽

蘇耽桂陽人也。母李氏。因江中浣帛。觸沉木而感孕。焉耽生。有雙鶴飛於庭。白光貫戶。少以至孝稱。一日告母。道果已圓。昇舉有日。因謂鄉人曰。更後二年。柳人大疫。乃植橘鑿井。曰。受病但食一橘。葉飲泉水一盞。自愈。語已有五色雲下庭中。耽乃昇雲。後二年。柳人果大疫。乃取橘泉治病。即時皆愈。所存活者千百人。郡將龔僚佐郡人。悉拜祭橘泉之下。常若市焉。列仙通記

董京

晉董京字威華。元帝咸元間。避世居橫州登高嶺。秋夜泛舟于江。見一仙乘槎而來。被幹扶疏。黑光照人。京謁之。賜以血食。宋紹定間。郡守張垓因構仙槎亭於上。初京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咏。嘗宿白社中。孫楚時為著作。數就社中與語。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太素。是則是迷。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事。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感麟。麟乎麟乎。胡不遁世以存真。通志

葛洪

晉葛洪字稚川。一統志云。洪為勾漏令。嘗於寶圭洞修煉成仙。及考廣州志云。洪乃晉句容人。顯宗咸和間。為散騎常侍。聞交趾產丹砂。求為勾漏令。帝以天下多事。見洪品姿高爽。欲留之。洪曰。非欲求榮。以有丹砂耳。帝從之。洪以子侄俱行。至廣州。州刺史鄧嶽留之不聽。去止於羅浮山。煉丹。自號抱朴子。後忽與嶽疏云。當遂行。尋師。尅期便發。嶽得疏。急往與之別。及至。洪已兀然而逝。不及與語矣。視其貌若生。昇屍入棺。若舉空衣。然世以為屍解得仙。觀此則洪成仙於羅浮矣。而又謂修煉於寶圭者。意洪初為丹砂。而求令勾漏。為嶽所止。而之羅浮。及其既仙之後。而復至勾漏乎。

蘇子瞻與王定國書云。葛稚川求為勾漏令。而竟化於廬州。是有不可曉者。蔚林州志

洪聞交趾出丹砂。遂遊於邕。訪羅山寺。寺後有潭。景其清幽。遂居焉。置丹爐。晝夜修

煉。時有飛來樹。四月八日開花。花盛光豐。年高山禪師謂為粉曇花。山常有紅霞夕

照。後洪丹成。復遊勾漏。歷羅而去。遺山石上。有仙人迹。明嘉靖八年。副總兵張祐建

亭其上。名仙迹亭。南寧府志

羅秀

羅秀不知何許人。好談玄。嘗曰。天下有長生不死之藥。何不修之。時聞葛洪萬羅山

即棄家往結廬。傾心學焉。久之。慨丹不成。遂往宣化青山巖中。獨煉數年。一日危

坐。尸解而去。後人名其巖曰丹竈。以爐火紅也。又名佛骨巖。遂塑佛像於中。人疑以

為幻。後秀復回。人見識其貌。與一仙人向背立於似龜石上。即稱為羅大仙。乃相顧

笑語而去。遺四足迹於石。後僉事鄔閱為刻其石曰駐仙石。南寧府志

莫王

隋莫王。名不傳。本姓杜。立山郡峰寨人。生開皇中。一歲父卒。從母適荔浦石門村。莫

氏從其姓。自幼蔬食。遇異人授神舉之術。唐貞觀八年正月十六日。尸解去。里人常

見王素衣白馬披髮仗劍行村落中因肖像祀焉。後唐時已有周生者謁遼京師奉所繪王像偕行。時兵亂唐主在軍中見一人素衣白馬披髮仗劍前遂克提唐主深異之。適獲周生以所繪像進披閱如所見因封王爵。通志

蕭靈護

蕭靈護字天祐廬陵人也。十五好道壯遇至人傳金液丹胎息周訪名山貞觀五年沂瀟湘後居招仙觀侯王禮敬請為法主五年創尋真閣六年壬辰於桂州鑄銅鐘一口重五百斤。端觀凡五更不敢叩擊蓋驚地神故也。後選其幽勝鍊神丹山北凡經三壇方始煉就後服之於高宗弘道二年尸解。宋太宗端拱末一日五更初觀中忽聞鐘聲眾皆驚訝起而視之鐘破裂不旬日有一道人以掌心鎔銅汁就其裂處模之其紅緞自暗眾視之而憚道人入溪洗手忽失所在其鐘至今有模之迹此為

靈異

列仙通紀

何尊師

何尊師不知何許人唐高宗龍朔中居衡嶽不顯名氏其顏若四十歲人行步如風嘗往來蒼梧五嶺間來無所慕去無所歎至百數餘年人嘗見之狀貌不改或問氏

族但云何何。或詰其鄉里及修證亦云何何。時人因號曰何尊師。衣蔽履穿其心。浩如也。列仙紀

尹氏女

尹氏女全州人。幼不事鉛飾。居小洞。煉丹葆真。大曆二年。上昇好事者於所居紫潭上。建尹氏觀。至今爐竈存焉。通志

軒轅彌明

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者。不知何許人。在衡相間九十餘年。善捕鬼物。囚繫蛟螭虎豹。人莫知其壽。嘗過八桂堯廟。有題墨在焉。後人已刻諸石云。列仙紀

王妙想

王妙想。蒼梧女道士也。辟穀服氣。住黃庭觀邊之水傍。朝謁精誠。想念丹府。由是感通。每至月旦。常有光景雲物之異。重嶂幽壑。人所罕到。妙想未嘗言之於人。如是歲餘。朔旦忽有音樂。遙在半空。虛徐不下。稍久散去。又歲餘。忽有靈香郁烈。祥雲滿庭。天樂之音。震動林壑。光燭壇殿。如十日之明。空中作金碧之色。炬燭亂眼。不可相視。須臾十乘萬騎。懸空而下。皆乘麒麟鳳凰龍鶴天馬。人物儀衛。數千人。皆長丈餘。持

戈戟兵杖旌幡幢蓋良久乃鶴蓋鳳車導九龍之輦下降壇前有一人羽衣寶冠佩劍曳履昇殿而坐身有五色光赫然群仙擁從亦數百人妙想即往視謁大仙謂妙想曰吾乃帝舜耳昔勞厭萬國養道此山每欲誘教後進使世人知道無不可教授者於是命侍臣以道德二經及豎景靈丸投之而去如是一年或三五降於黃庭觀十年後妙想白日昇天

錄集仙

陸禹臣

陸禹臣字服休河東人避黃巢之亂入南嶽遇道士軒轅彌明授以仙術且謂曰子得道當在山窮水絕處乃跋涉隱宜之北山嘗寓吳生家生每往謁輒與語塵外理贈生以詩曰世俗風波險人情巧智長要知安分處修性本真常又贈云露下瑤簪濕雲生石室寒星壇鸞鶴舞丹竈虎龍蟠塵世人情窄壺中景界寬憑君高著眼物外試回觀因與登覽歷遍大小嶽凡二十所遂居大嶽修煉不復出嘗手植異桃靈藥至今不凋山上有井水色紺碧異常禹臣在時嘗聞仙樂一日仙昇吳生拜泣求度禹臣曰汝仙籍無名吾使汝為神血食此土可也後吳生果為神宋時嘗有人遇之問其童子曰此紫府仙伯陸仙翁也

慶遠府志

緜仙姑

緜仙姑。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徙居湘南。唐相國文昭鄭公。畋自承旨學士。左遷梧州牧。師事於姑。姑謂文昭公曰。此後四海多難。人間不可久居。吾將卜隱九疑矣。一旦遂去。列仙通紀

女道姑

女道姑。唐時人。在永寧雙瑞巖。修煉。岩有石釜。每口出米三升。適有老僧至。以米不敷。鑿其釜。得米三斗六升。米畢。不復出。道姑餓死。忽有一棺。漂至。侍女扛入棺內。覆以石。獍民疑有異物。欲開之。倏然雷雨大作。遂止。今棺半覆於石。石床石釜猶存。通志

日華君月華君

唐乾寧中。臨賀令鄭冠卿。赴調止桂林。一日步栖霞洞。遇二道士。揖俱入坐石上。相與對飲。奏樂飲已。將辭去。各贈以詩。詩成。道士曰。方今四海鬪爭。諸雄角立。重斂贍兵。蓋亦天數。王喬許遜之徒。皆臨官即升道果。汝其勉之。出見二樵。問洞中酒樂。何如。汝識之乎。乃日華月華君也。行數步。已失所在。冠卿遂絕名利。退依馮來。壽至一

盧道者

盧道者精於卜。後唐同光二年。有郡倖因內孕。歲餘不產。求盧道者卜之。書一醋字。遂不踰月。二十一日酉時。媿倖以為神。建塔居之。後於宋乾德間。坐化。遺詩云。三十年前賣卜。化得一間茅屋。末云。撒手永超三界。一去定無反復。寺塔在義寧縣。明崇禎元年重修。通志

甘陸

甘陸。象州人。有志略。時柳州為南漢所據。詔陸出征。每以陰兵得捷。拜護國將軍。及歸里。禍福先知如神。州人立廟祀之。通志

甘佃

五代甘佃。象州人。家素富。四方告匱者。隨探囊中金。乞之。滿所欲而去。性特靈異。人有決禍福者。無不奇中。一日聚鄰里。告曰。吾已厭世矣。因教眾以修身事親大節。言訖瞑目而逝。鄉人肖形祠之。號曰甘大將。通志

譚氏二女仙

譚氏二女。昭州人。大寶初。於誕山下修黃老術。不知所之。一日同里以不雨為憂。二

女至謂里翁曰汝能餉我即可得雨翁第餉之未信也二女甫去果大雨如注翁追覓不復見山下呼則上應山上呼則下應循至一巨石四周無草木二女之衣帶在焉是後恒見二女於石上櫛髮因立廟祀之

名勝志

通志云

陶克忠妹適譚生二女皆仙去克忠稱監殿仙師

何鄰

何鄰不知何許人五代時壽百餘歲有道術隱思恩之鄰山不知所適

通志

莫公

莫公失其名後周時人也別號爽朗道人家居昭州之富川縣七歲辭母入石嵒中跏趺靜坐卒莫窺其所為年二十自謂能空明寂滅居人相率伺崑外一夕俄不見皆以為神舉去云

平樂府志

袁婦真

張讓家於桂州客遊湘鄂間因得心疾初則迷忘在途忘行在室忘坐惑於昏曉迷其東西累月之後復多狂怒詬責鬼神凌突於人至於裸露馳騁不知避忌履水火冒鋒刃不為憂患時亦燒灼害之傷割及之道士袁婦真新刻黃神越章印懋祭方畢試為焚香依法以印印之印心及背讓正狂走執而印焉昏然而睡婦真知印之

效也。復染丹炷香，再印其心，倏然即愈。有物如鶻從其口中飛去，數丈之外墜於地。上眾往視之，乃大蝙蝠耳。背上印字宛然，讓乃平復如舊。婦真持此印所在救急，大獲靈驗。張君房雲

獨傲仙女

獨傲仙女，象州六村人。宋乾德間，傲氏與嫂獨孤氏赴天蓋山採葛飲泉，見雙鯉戲水，取之墮泉中。獨孤氏救之，亦墮。經月餘，乃於空中呼父母曰：吾仙女也。有過謫人間，數滿當還。象人因名其山曰獨傲山。通志

七仙女

七仙女，不知何代人，隱於興隆土司七首山學道後，皆仙去。通志

于道士

于道士，象州人。宋乾德年，隱西山崑，修道白日飛昇。通志

石仲元

石仲元，桂人，號桂華子。七星山道士也，負能詩名，世傳其警句，如石壓木斜出，崖懸花倒生之類，甚多。學詩者不遠千里而來，有南嶽處士廖融者，亦至。時楊徽之守湘

源融因誦仲元數篇。微之大稱賞。目為玉方響。然仲元於詩。自謂妙究精微。雖權貴求索。未嘗輕予。或咎其太執。仲元曰。誦道而信人。吾不為也。復請去集中巧麗者。則曰。詩者假象而達意也。象非綺靡。可見言非迂疏。可傳象麗而意達。不亦至乎。天禧中。將破。召門人潘著。謂昨夢得句云。地連錦野東西去。水接朱川次第來。此吾有生之患。榮謝當然。夫喪之。文子其嗣之。盡出平生所作詩三百餘篇。授之使傳焉。浹旬而歿。有桂華集行於世。先是于群玉與仲元為詩酒交。至京以其詩示左正言夏侯嘉正。嘉正驚異。為之序。略曰。詩人之旨。屈而不伸。久矣。今石君復以茲道振於楚國。石君負不羈之才。松筠讓其節。冰玉湛其懷。每一聯一句。未嘗不以正得失。厚人倫。美教化。敦風俗為體也。惜其詩今不傳。通志

龍山道人

龍山道人。宋明道中。嘗卧州學。諸生見而叱之。答曰。莫欺閒客也。會作詩。諸生授紙筆。令吟之。曰。家在龍頭最上山。偶然蹤迹到塵寰。不妨名利場中卧。忙者自忙閒者閒。出門不知所之。西事

武志士

武志士者。來賓人。修煉於來賓之空山。每出赴齋供。即架青布幕為橋。可達六七里。外人見而奇之。皇祐初。白日上昇。因名其山曰武禪山。名勝志

居思娥

思嵩山。在貴縣南七十里。山中有居思娥者。人入山。恒見之。不知名姓。世代。問之。則曰。此山中人。也。人號之曰思嵩異人。山多奇花異果。味與常別。取懷之。輒迷。不得出。

西事
瑀

安昌期

安昌期。昭州恭城人。少舉進士。皇祐中。朝廷以懷寇之難。推恩二廣。進士曾預禮部試者。皆特試。昌期因此得官。初為橫州永定縣尉。以事去。遂不復任。曾遇海豐令胡濟。飲。結紙為數。紐覆之。以器因叱之。其器遂動。徐啓其覆。即俱化為鼠。飼以食。咀嚼如真鼠焉。既又叱之。還覆以器。而紙結如舊。嘗上山採藥。遽取藥食之。吐示於人。其津膠葉如膏。治平乙巳。携一童往峽山廣慶寺。請寺僧曰。久聞此山有和光洞。故來一遊。遂與俱往。凡數日不返。僧意其為虎豹所食。率僕夫入求之。莫知所在。唯石室間有詩云。蕙帳將辭去。猿猴不忍啼。琴書自為樂。朋友孰相携。丹竈非無藥。青雲別

有梯。峽山余暫隱。人莫擬夷齊。後題橫州永定縣尉安昌期筆。然後知其得道也。南

府志

馬知章

馬知章。藤縣鐘津人也。為道士。獨持道德南華兩經。曰真宗在此。同邑僧契嵩重之。嘗銘其所贈硯。釋子秀出至。目知章為道交。通志

雷隱翁

雷隱翁。名本。宋時馮翊人。先世客湖外。因家於全州。少磊落不羣。既長。業進士。再試不第。即棄去。默坐終日。或謂其癡。笑曰。終不以吾癡易汝點。後遠遊不知所之。宋元祐中。有命使游羅浮。見本嘯傲松下。自道姓名曰雷隱翁。乃知其仙也。全州志

棲霞洞道士

嘉祐中。桂有一人入栖霞洞。燭滅不得出。明日乃與遊人俱還。自言常見數道士相謂曰。知至道者。天不殺。服元氣者。地不滅。因誦此。故生。眾方驚異。忽輕舉。莫知所在。

通志

羅仙

羅仙宜山人嘗牧牛於會仙山下。一日偶遇老翁以水一勺飲之。遂覺身輕舉步如飛。後遂仙去。虔遠府志

劉仲遠

劉景字仲遠。桂州人。初為屠。後為商。常販私鹽。遇方士與劇。飲授以片鉛。能制銅鐵。為金。詰朝。失方士所在。景自此遊方之外。常至京師。館費相昌朝家。二十年。冬夏一裘。終日不食。飲酒大笑。旁若無人。所談老莊周易。皆臻玄妙。皇祐中還家。容色如少年。而妻已皓首。人皆異之。乃栖南溪山石室中。妻孥往省。至則有毒蛇猛獸。不得進。嘉祐時。運使李師中訪景。贈之以詩。儼諸猶龍馬。元豐八年九月。忽召其子。謂曰。死便火我。其夜無疾而卒。年一百十八歲。舉火燃棺。棺忽自啓。中惟布袍。條履存焉。後百餘日。廉州合浦還珠驛。有得其所致家書者。乃知景羽化矣。里人名所居曰劉仙

桂林府志

崑有天台張平叔真人歌。贈桂林白龍洞劉道人。石刻其詞云。兔走烏飛兩曜忙。始聞花發又秋霜。徒誇錢壽千來歲。也似雲中一電光。一電光。何太疾。百年三萬六千日。其間寒暑互煎熬。不覺容顏暗中失。縱有兒孫滿目前。却成恩愛轉牽纏。及至精

絕身枯朽。誰解教君暫駐延。暫駐延。既無計。不免將身隨水逝。君看古往聖賢人。幾箇解留身。任世身。任世也。有方。祇為世人誤度量。競向山中求草藥。伏鉛制汞點丹陽。點丹陽。事迥別。須向坎中求赤血。取婦離位制陰精。配合調和有時節。時節正。用媒人。金公。姪女。結姻親。金公偏好騎白虎。姪女常駕赤龍升。虎來靜坐秋江裏。龍向碧潭奮身起。兩獸相逢戰一場。波浪翻騰如鼎沸。黃婆丁翁助威靈。感動乾坤走神鬼。須臾戰罷雲氣收。種箇明珠在泥底。從此根芽漸長成。隨時澆灌抱真精。十月脫胎吞入腹。忽覺凡軀已有靈。此箇事。世間稀。不是等閑人。合知。夙世若無仙骨分。容易教君得遇之。得遇之。宜速煉。都緣光景急如箭。要取魚時須結罾。莫祇臨川空歎羨。聞君知藥已多年。何不收心煉汞鉛。莫教燭被風吹滅。六道輪迴難怨天。近來世上人多許。盡著布裘稱道者。問他金木是何般。禁口不言如害啞。却云服氣與休糧。別有門庭道理長。君不見陰君破迷歌裏說。太一含真法最強。莫怪言辭太狂妄。祇為世人無鑒別。惟君心與我心同。方敢傾懷共君說。景於嘉祐末。得是歌。解化於此。崑。紹興十八年歲除日。汝陽邢魯打化錮於石壁。壘井黃拱辰題額。郡人張仲宇書。

唐少卿過仙

唐著作子正桂林人。幼慕至道。嘗寓玄山觀讀書。其中一日有雲遊道人。不通名氏。相過清談數日。并傳方書數曲。乃去。治平初。唐赴京調舉。至全州。中途一僕夫偶病。不能行。忽復過。是道人來詢問其故。遂代病。僕何重擔。前邁。勤若健。邇雖鞭馬疾。追常先百步外。同輩恐其遁去。遂遣之。道人既別。即日自全州二千七百餘里。已到唐州。湖陽驛留書與驛吏曰。候桂林唐秀才至。即付之。後月餘。方抵驛。驛吏出示書面。題云。呈桂州唐秀才。歸真子謹封。唐啓封。唯一詩曰。玄山相見又之全。不遇先生道未緣。大抵有心求富貴。到頭無分學神仙。篋中靈藥宜頻施。鼎內丹砂莫妄傳。待得角龍為宴會。好來黃壁卧林泉。唐大驚駭。詰其狀貌。即全州所荷擔道人也。留書之。曰。即全州所遣日也。始悟為神仙。熙寧間。倅邕管。歲在丙辰。交賊陷城。力戰遇害于州治中。橫壁亭詩。所謂角龍黃壁也。歐陽開記

邵道士

耳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疎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書贈都嶠邵道士。蘇軾志林

桂林韓生

桂林有韓生嗜酒。自云有道術。人初不大聽重之也。一日欲自桂過明。同行者二人俱止桂林郊外僧寺。而韓生亦來夜不睡。自抱一籃持麈杓出就庭下。眾共往視之。則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入籃狀。爭戲之曰。子何為乎。韓生曰。今夕月色難得。我懼他夕風雨。儻夜黑。留此待緩急爾。眾笑焉。明日取視之。則空籃弊杓如故。眾益哂其妄。及舟行至邵平。共坐江亭上。各命僕。辨治醢膳。多市酒期醉。適會天大風。俄日暮。風益亟。燈燭不得張。坐上墨黑。不辨眉目矣。眾大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勸韓生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寧可用乎。韓生為撫掌而對曰。我幾忘之。微子不克發我意。即狼狽走從舟中。取籃杓而一揮。則白光燎焉。見於梁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盡。如秋大晴夜。月色澈灑。秋毫皆覩。眾乃大呼痛飲。達四鼓。韓生者又酌取而收之。籃夜乃黑如故。始知韓生果異人也。

蔡隆鐵圍山叢談

吳優遇異人

宣和間。州吏吳優。字世遠。宜山人。初業儒。後為州吏。遇異人授一拄杖。欲有所往。携之。頃刻即至。優家居叠石村。相去郡治三十餘里。每日暮歸家。昧爽復在。郡人皆異。

之一日郡守因事杖之。優拂袖謝去。適夕而終。葬之日。昇觀至桃源山下。扛索忽斷。舉之不動。俄頃。螻蟻銜土。蓋棺成一巨塚。且露一角。百餘年尚完好。鄉人因立廟祀之。疾病水旱。祈禱即應。慶元三年。州人上其事。賜額曰顯應。後時著靈迹。紹定五年。又上其事。加嘉惠吳靈正侯。北岸南關。歐橋三處。皆有行祠。通志

李仙

李仙。宋融州人。名賤子。傭於柳城縣龍氏家。為耕牧。性喜眠。龍氏嘗責之。賤子乃結草為人。驅使耕耘。龍氏驚遣之。歸。賤子凡驅逐邪魅。不假符呪。嘉泰中化去。一統志

杜應然

杜應然。宋武林人。隨父宦游。流寓廣西。專心慕道。寄迹黃冠中。遍遊天下名山。嘉定間。始來融州。歷數十年。甚有功於邑。觀為羽流中之卓然者。壽八十餘年。一統志

賀州道人

顏博文。字持約。建炎中。謫官賀州。持約好延方士。有客敝衣大冠。數過顏。輒出酒飲之。他日。還顏出城外十里許。入深山。同坐石上。謂顏曰。偶獲名酒。同公一醉。袖出瓢。取兩杯共酌。各飲十四五杯。其醪纔受升餘。而終日不竭。始異之。起再拜道人曰。子

可教。然方居遷謫，當有以給朝夕。即取書一編授顏。圭峰長老宗密所注周易參同契也。中有化汞為銀法，試之果然。後居廣州，每詣海山樓買魚鰕放之。朱丞相章彥時為監司幹官，謂顏曰：公未脫散地，俸入不多，何以繼此？曰：吾得一般汞法，今數為之道流過我者，館之。或經年須其自去，以其餘為放生之具。此外不敢妄用。丞相求觀，顏令齋戒，逮旦而往，索水銀十兩，置釜中，取紅粉末，刀圭糝其上，以炭燃之，少馬汞汁躍出，高數寸，乃復下。如是再三，於四面施炭鼓鞴扇之，俄青燄上騰，曰：可矣。鉗出擲下地，稱之得銀十兩，無少耗焉。西事

車四道人

蔡元長初登第，為錢塘尉，巡捕至湯村，薄暮休舍。有道人狀貌甚偉，求見蔡。蔡平日喜接方士，亟延與語，飲之酒而去。明日宿他所，復見之。又明日泊近村，道人復至，飲酒盡數斗。懇曰：夜不能歸，願此一宿可乎？蔡始猶不可，其請至再，不得已許之。且同榻命蔡居外，乙處其內。戒曰：中夜有相尋覓者，可勿言。蔡意其奸盜亡命，將有捕者，身為尉，固匿之不便也。然無可奈何，展轉至三更，目不交睫，聞舍外人聲，俄頃漸眾，遂排戶入，曰：車四原在此，何由可耐？欲就床擒之，或曰：恐并損床外人，帝必怒，吾屬

且獲罪。蔡大恐起坐。呼從吏無一應者。道人安寢自如。撼之不動。外人云。又被渠躲了六十年。可怪可怪。咨嗟良久。聞室內如揭竹紙數萬番之聲。雞鳴方寂。呼從者始應。問所見。皆不知道人起謝曰。某乃車四也。賴公脫此大厄。又可活一甲子矣。已度世三次。自此無患也。公當貴極人壽。吾是以得免。如其不然。與公皆死矣。念無以為報。吾有藥能化紙作鐵。鐵為銅。銅為銀。銀又為金。公欲之乎。蔡拒不受。強語乾汞之術曰。他日有急當用之。天且明別去。後不復見。蔡唯以其說傳中子脩。蔡死。脩家竄廣西。賴是以濟。蔡之客陳丙嘗為象郡守云然。正堅志

梁賢植之德

容之西南隅望仙坊。有兩男子。曰梁賢。曰植之德。賢年二十有三。之德長其一歲。隆興甲申四月十有四日。相與遊都嶠洞天。登山之半。捫蘿而上。抵山巔。有梵宇三間。闌無僧尼。惟佛像鐘魚而已。山中有泉清冽。當桃李梅林時。桃實始堅。見一桃如人食其半者。取而啗之。其味異常。忽爾果其腹。頓覺清減。又氣自是不服粒米。晝則遊山。夜則宿於僧房。或舍於佛閣。徜徉旬有五。日尋下山。各還其家。後再往。始則囊米五升。月餘而還。米尚餘半。其家人怪而問之。兀坐不對。或郊外采食野菜。或旬日飲

酒一二盃。容色紅潤光澤。大異昔年。唯背微偃。僕鎮帥程公聞之。初莫之信。召至望室。扃其戶數日。啓視之。其貌如故。始信而禮之。丙戌仲春。辭家遊蜀。子然而行。至今莫知所往。賢有兄崇祀焉。之德尚無恙。余乾道丁亥。寓繡江。一日見之。德詰其所以。悉如前記。退而筆之於冊。行鑄於都嶠石壁。以告來者。容縣志

張丹霞

張自明。建昌人。宜州教授。攝州事。後授知州。風流文雅。官蹟多可紀者。一日集士民。謂曰。吾將入闕矣。士民隨之。詣九龍山。入一洞。奇香網靄。光景殊別。有石碑題云。宋刺史丹霞張公之墓。鎮磨宿構。公飄然而入。浮雲乍擁。洞口漸合。今其洞門僅容一人。側身可進。西事耳

周師慶

周師慶。五羊人。宋開禧中。煉丹於邕。之伊嶺崑中。後人名曰望仙崑。石刻碑銘尚存。邕州安撫王侃有詩。通志

羅隱

羅隱。江西太和人。宋時嘗隱於興隆之都陽旗。強二山。修煉後仙去。今猶有題刻遺。

陳楠

陳楠字南木號翠虛惠州博羅人以盤欏籊桶為生浮沉俗間人無知者後得太乙刀圭金丹法訣於毘陵禪師得景霄大雷琅書於黎姥山神人嘗之蒼梧遇郡禱旱人憂唱死翠虛執鐵鞭下淵潭驅龍起須臾陰雲四合雷雨交作境內霽足遂為豐年行欽管道上遇羣盜拉殺瘞之後三日盜散復甦遊長沙衝師節執拘送邕州去數夕又回長沙矣於寧宗嘉定六年尸解

列仙通紀

盧仙

盧某舊志失其名宋時人日往崎嶇樵採遇仙盤桓片時出山已三歲矣後長遊都嶠不還時有見之者童顏如昨邑人為之立望仙坊

容縣志

崔莫二仙姑

宜州郡城江北有會仙山由丹流閣而上懸崖百尺石洞區其半是為崔莫二仙姑煉丹處中有丹竈竈頂石蓬皆作金碧色光彩燦然蓋丹火薰燦也竈後即二仙卧所頭臂股脰兩形畢現深入石寸許崖峭甚人罕躡者至必香楮默禱之方能緣焉

不則惟望歎而已。通志

莫道人

莫道人者。容州人。居石峒。入山不知其幾年。問之亦自不言歲數。山下父老。或有八九十歲者。言自小年已見其丰姿。今其容貌鬚鬢。不異於昔。精力甚健。登山如飛。遇飲而飲。遇食而食。或辟穀數日。不避寒暑。蕭然一庵。傍無侍者。嘗仅坐於飛雲頂石。崑崙有虎侍旁。不叱遣之。達旦乃去。貴宦遊山求見之。多不遇。遺之詩者不一。宋理宗末年猶在。列仙通紀

盧六

盧六。上林人。生而性不食肉。一日往樵大明山。見二白衣對奕。六候立良久。白衣者曰。汝且去。十日可再來。言訖。二白衣忽不見。六還至家。如約而往。至大明山巔。惟見平石方丈。乃坐其上。而化人以為仙。建祠祀之。又有莫四者。亦傳坐化於大明山崗下。上林縣志

蔣暉

全州道士蔣暉。志行高卓。洞窟謁之。適將他出。帝君題詩於壁曰。醉舞高歌海上山。

天瓢承露浴金丹。夜深鶴透秋空壁。萬里西風一劍寒。後書無上宮主訪將暉作遂去。字徽壁。暉歸大驚曰。宮字無上。此呂翁也。追之不復得矣。列仙通紀

呂仙

呂純陽嘗憩梧山。郡人構亭曰呂仙。元天曆間。疫大作。有張彥才者。夢一道士入其家。求庭前樟樹為呂仙像。彥才許之。明旦風拔樹。亭下疫遂息。今仙像即此木。元末仙像左指間生靈芝一本。狀若蓮花。馨香襲人。未幾而高皇帝受命。嘉靖間芝又生。亭磚。郡人以為瑞世之應。梧州府志

養利州散花嶺。在州治西三十里。相傳土官趙文安時。設醮。呂仙下降。變作乞丐。臨壇。土官怒其不潔。拉出。呂仙手拍門上成金字。題詩云。串字去中心。同水將共侵鬢。邊無白髮。匹馬去難尋。後土官悟。追至此嶺。白馬騰空。天花散墜。故名散花嶺。越再歲。土官被事改流。州志

李龍

元至正間。興業太李村有姓李者。事修煉術。偶携妻訪外家。酣飲還途。中謂妻曰。體中燥痒不可忍。會須過前溪一浴。而姑待於此。有頃。風雨驟作。妻趨視之。則遍身鱗

甲矣。囑曰：我歲一來，歸當以米糕祀我。遂化龍去。每歲果一還，還則雨足稼豐。鄉人

呼其居曰李龍宅。

梧州府志

龍道人

龍道人。元末結廬平樂走馬坪。環植以竹。洪武二年。通判夏天啓訪之。贈詩云：竹木森森畫不如。懸崖峭壁一茅廬。人生若識玄機妙。須向禪關覓太虛。後六年。積薪自化。通志

姚道士

姚道士。號清溪。賓州人。明洪武二十三年。於龍虎山學道。常騎虎。遇旱禱雨如注。南寧孽龍作祟。當事馳迎。頃刻而至。斬孽龍。太守廟蛇精食人。復殺之。後白日飛昇。通志

異人鐵針

梁大用。蒼梧人。嘗遇異人。授以三鐵針。并針灸書法。遂為名醫。永樂中。郡守羅觀訪其後。止存一針。進於朝。梧州府志

何璘

何璘。賓州人。恬淡輕名利。採藥如芝。至天順年。一百三十餘歲。飄然不知所適。人咸

稱爲羽化通志

歐陽碧潭

歐陽碧潭。平南人。永樂初遊江西龍虎山求道。張真人鑑其誠懇。授以祕術。能役神鬼。召風雷。貴縣旱。縣尹命潭至澍雨大沛。尹所賜賚。辭不受。遇事能前知。後仙去。有廟祀之。澤州府志

馮克利

馮克利。貴縣人。嘗往北山採香。遇八仙對奕。分得仙衣一襲。無縫線痕。及回。則子孫易世矣。聞之官。赴省勘問。將克利與僕馮遠覆洪鐘內。繞以薪焚之。及啓視。克利端坐。而馮遠則灰化矣。遂信為仙。表聞。勅封遊天得道三界。比回至蒼梧江口。遂羽化。今土人享祀持盛。澤州府志

鄧清

鄧清。字子真。正統間羽士也。居岑溪。習瑜珈教。得異傳。一日雷擊物。遇穢墮地。清為呪洒水淨之。雷遂飛昇。遷居善村。常聚仙峰頂。羽化之日。棺為風雨飄去。置石中。鄉人立祠祈禱。輒應。通志

王真人

王真人不知何許人。景泰中調戍馴象衛。有道術。能致雷雨。以手畫符篆於人掌中。令握之。行數步。望其方開手。則雷轟然而上。小兒輩爭隨之。乞雷以一錢投之。書符無不應。值歲旱。有司祈雨屢弗應。真人曰。開屠撤壇。某日某時。請迎雨。至期。日益酷烈。真人書符篆焚之。忽有微雲。頃之漸大。蔽天向空。叱咤擊令木急。入卓下避之。雷雨交至。如是者三。雨落如注。平地水深三尺。有衛姓者。家有妖魅。往治之。入門曰。妖已逃矣。急書符篆焚之。震雷忽起。則妖為老猴。已擊死於登高嶺矣。後遇赦去。南寧府志

李子長

李子長。懷集人。遨遊羊城間。放浪不羈。師新會陳白沙。及歸。白沙送以詩云。春禪去江門。沂流馬汲汲。點筆烟外山。歸來看懷集。又勸其謁張太守。詩云。不聞端別駕。敬士如子長。問道蒼梧下。登歌刺史堂。其後或往或來。踪跡奇幻。相傳以為仙去。通志

文志矩

文志矩。紫極宮道士。先以採藥為業。年二十四歲。始出家。遊武當龍虎諸名山。妙契符錄之術。其應如響。天順間無病卒。次日有見志矩者。謂其人曰。吾宮今日奏醮。可

送題至今晨失一拄杖在某處亦可令人送來其人詣宮果然始知志矩乃尸解云
桂林府志

蔣興

蔣興。灌陽人。早中省試。不仕。隱仙源洞修煉。不知所終。太守顧璘嘗訪其洞。得興故樓石。留詩云。水曲桃花暗。靈品信有仙。蟲書留古洞。鶴駕去何年。白犬眠金竈。蒼龍飲玉泉。愧非嵇叔夜。來此竟空還。
桂林府志

池道澄

池道澄。全州朝元觀道士。年四十有九。一日晚飲酒數壺。語其徒曰。吾當今夜丑時一刻。別人間矣。沐浴衣冠禮佛。至丑而逝。
全州志

全用誠

全用誠。靈川人。少隨父入蜀。娶于蜀。生二子。一日遇異人。授以仙術。會父卒。即扶柩歸。事母最孝。及母死。即傾家所有。昇妻子令歸母家。結菴于北障山中。名如佛。嶺嘗夜行山頂。誦經。虎豹皆伏。客來尋訪。所遺物。自某地來。悉能知之。持行二十餘年。立化。不仆。弟子葬北源山中。
桂林府志

余道人

余道人。不詳名氏。家劍峰石下。自幼入道士。品誦黃庭經。精巫術。嘗用口呪桃符。治病立愈。禱雨逐疫。咸應。年九十餘。一日午眠。無病而逝。洞南有梁姓者。同日暴病。亦歿。二人復生。家人驚問其故。曰。昨遇紅衣二人。縛至壇林社。社母罵曰。向日戊祭未陳設。先盜肉食。擬杖一百。解鄴都。值一官乘白驃來。金冠繡服。鼓吹仗蹕。近前視之。識是余道人。余問社公所執何為。社公告以故。余曰。愚民犯輕。即命社公釋回。事在嘉靖間。通志

黃德環

黃德環。武宣縣落庫村人。一日上雙髻山採香。遇神授一斧。回即神通。嘗騎黃牛出入邑里。俱為立廟。通志

宋真人

宋真人。宣化宋村人也。嘗駕一龍。頃刻取生椒為魚膾。書符呪能逐疫激雷。道家之靈寶。讖書一宗。傳言皆其創筆。通志

姚二仔

姚二仔崇禎年間。生不如草。年十五。登火焰巔。架片蓬。種菜芋。充腹。所居有池。蓄
二鯉。旁有桃。熟而取。噴值旱。司李唐邦教。延至印山亭。不食烟火。著人表河干。限以
尺水。果雨三日。河水盈尺而止。謝以金。不受。還山後。數日。覓之。則僅片蓬而已。志通

粵西叢載卷十一終